

來將之洲亞在人白

譯 岑 劍 彭

反動書籍

反動書籍



反動書籍

版 出 館 譯 編 立 國

彭劍岑譯

白人在亞洲之將來

國立編譯館出版

中華民國三十年六月一日出版

白人在亞洲之將來（全一冊）

定價國幣壹元

外埠酌加郵費運費

編譯者 彭 劍

校訂者 朱

岑 錢

版 權 所 有

發行者 國 立 編 譯 館

南京山西路八十一號

經售者 中央書報發行所

南京中山東路

序

歐美白色人種，持其資本主義之物質文明，以政治經濟軍事諸方式，侵略世界其他有色人種之事實，參閱近代歷史，即可證明。分析言之：黑色人種已被征服，非洲全土，盡成屬地；紅色人種，亦被淘汰，美洲南北，悉在掌握。惟黃色人種，幸賴悠久之東方文化，尙能生存。且自近百年來，日本維新，國富民強，已躋於世界強國之列，近更領導亞洲黃色人種，致力於東亞新秩序之建設，期成大亞洲主義之任務而與歐美白人相頡頏，於是歐美白人，在亞洲稱霸之企圖遂遭絕大之打擊。以此，黃白人種在亞洲之爭議勢所必致，觀乎本書所述，美國主張對東亞積極之行動，盛述南支那海一帶之資源，其内心

序

已甚明顯。凡我中日兩國人士自應及早覺悟，有所警惕，使全
面和平早日實現，以謀亞洲民族之真正合作，而自救種族國家
於危亡也。本書關係甚重，而內容較有各方面參攷價值，因印
單冊以行世。

中華民國三十年六月八日

趙正平序

白人在亞洲之將來目錄

引言	一
第一章 白人在南支那海之權益——其一	三
第二章 白人在南支那海之權益——其二	一四
第三章 白人在南支那海之權益——其三	二六
第四章 對於現實環境之威脅——其一	三〇
第五章 對於現實環境之威脅——其二	三六
第六章 對於現實環境之威脅——其三	四一
第七章 美國在亞細亞洲的法定地位	四六
第八章 中美關係	五二
第九章 日美關係	五八
第十章 日本勢力的膨脹	七五
第十一章 南支那海的防衛	八四

白人在亞洲之將來

引言（原譯者藤澤氏）

本文係反日的著作，是一篇美國主張對東亞提出積極行動的文章，原作者在本文結論中有：「我們已喪失 Rhein 的國境，甚至 Somme，Rowall 的國境亦已失去。」又云：「然而尚有亞洲東南部之國境可資依靠。」復聲言：「南支那海乃是我們將來在亞細亞洲的戰場。」假使僅祇上列各簡單的反日論調，何必如此鄭重的介紹於讀者，因在閱讀本文時，必有種種問題展開而堪加以研究也。

讀了本文後之第一感覺，以爲本文極類美國人之悲鳴。本文中再三述及：「荷印及馬來的資源，倘爲第三國所壟斷，吾人（原作者稱美國）之軍備以及生活享受的標準必將降低。」由於現實狀態觀察起來，荷印的橡皮與錫現在雖無所應用，然亦可以想見南支那海一帶的資源是如何的富足，原作者對於這個地域的經濟資源，政治情勢，軍備，國際間的關係，闡述甚詳，此點實堪供吾人之參考。

彼白人倘使是爲私利而不肯拋棄該項資源，這不是帝國主義的思想嗎？然而原作者巧言以「帝國主義」分爲二類，一是「善良的帝國主義」一是「惡劣的帝國主義」，以爲美國辯護，而且藉口尊重人類同情暨人道的福祉等語以攻擊日本政策的措施。現在日本人口的過剩以及資源的不足，亦不必喋喋，一方面，日

本國民度着水準線以下的生活，同時，另一方面，白種人剝削同壓榨殖民地的脂膏，而享受富裕優越的生活，這個對比，「人類同情」從何說起？「人道的福祉」又從何說起？其最為可惡者，如稱：「亞細亞洲東南部的土人，在白人指導之下，已趨於非常的發展，以後倘不依靠白人的援助，將不能獲得幸福」。等語，這實在是「獨善其身」的論調，我們是以「東亞組成共榮圈」為標語的，對於這類刺耳的語氣，是應如何的注意呢？

上面所舉各點，乃是由於美國人認識不足而產生。美國立國以來，僅有二百年歷史，就掌握了全世界黃金三分之二以上，所以他門有此狂妄的荒謬論調，他們實在對日本的認識是太不足了。

然而，美國對於二千六百年歷史的東亞一小島國——日本，在這一世紀中，國運的昌隆，光耀世界的事實，亦已感覺相當的恐怖，此點亦不容忽視。

閱讀本文後，不但能知悉南支那海一帶的各種情形，而且可以洞察不甚聰明的美國民衆之心理。

因本文是有反日性的，故內容刪除不少，但是仍有許多令人閱讀之後引起不快感的語句，祈望讀者以大國民之胸襟與氣度而披閱之，藉本文可知他們白人是如何的不瞭解日本，但是。我國國民要在憤慨他們白人認識不足之餘，並且要研究他們白人為何誤解日本？為何對於日本認識不足？怎樣才能掃除這類不良的現象？

美國是一個民主國家，故我們須積極的擬就對策，而切盼政府當局及智識階級，在大東亞建設邁進之

途的現在，於言論以及各方面表示些積極的態度。

原作者司密斯氏(Smith)爲一閱歷二十五年之新聞記者，其大半部之生涯都在亞洲，爲紐約泰晤士報，基督教科學報之優秀的通訊訪員。最近數年服務於紐約泰晤士報之國外電訊部，對於演講，無線電廣播時事問題，評論等等，異常活躍，故我們對於本文，殊有特別注意之必要。

本文的譯文(譯者按：本稿原文係英文，經藤澤氏譯爲日文。)分爲上下兩部，關於菲律賓一節，於另一文中已詳述之，茲不復贅譯。

第一章 白人在南支那海之權益——其一

——戰 略 與 利 害 ——

在遠東的地圖上，以南支那海中之一點爲中心，用兩腳圓規畫半徑一千英里的圓圈時，這一個大圓圈就是美合衆國將來在亞洲的戰場。

此圓圈內，包括中華民國南部的三省，安南，菲律賓，荷屬印度之大部分，英領馬來，泰國，緬甸之一部分等地，其面積共計三百十四萬一千六百平方英里，亦即與美合衆國之面積相埒，然而其中有三分之二爲海，陸地上所居住之人民共計一億三千萬，其數字亦與美合衆國相同，此一億三千萬人民中，有二千萬爲中國僑民，其餘一億一千萬爲馬來人。

人口最多者爲荷印，約六千六百萬人，該羣島之面積共計七十萬平方英里，（原譯者註：荷印之面積爲一百九十四千平方公里，日本之總面積爲六十八萬一千平方公里）而六千六百萬人口中間，有四百萬以上居住於爪哇(Java)島。（譯者按「四百萬」數字似有錯誤）

人口列於第二位者爲法領印度支那，面積爲二十七萬七千平方英里，人口共約二千萬，其中馬來人與中國人占大多數。（原譯者註：安南，柬埔寨(Cambodia)等地都包括於法領印度支那之列。）

菲律賓之人口，居於第三位，面積十一萬五千平方英里，而住有一千六百萬之菲律賓人。（原譯者註：與朝鮮，台灣，樺太等合併之面積相同。）

泰國，人口約七百萬，約與加里福尼亞(California)州人民數相同。（原譯者註：該地面積五十一萬三千平方公里，較之日本本國，及朝鮮合併之面積小十萬平方公里。）

英領馬來之人口最稀，僅有四百五十萬，面積與內華達(Nevada)州相同。（原譯者註：所謂英領馬來，即指馬來半島而含有馬來聯邦以外之各邦，面積十三萬二千平方公里，約佔台灣之三倍半。）

在此圈內諸地域之生活狀況，風俗，經濟機構，政治情勢，均各有類似相同之點，以美合衆國之立場觀察，其經濟上之必需品、以及戰略上之原料，均有同等之重要性。例如：以往十年中之美國重要輸入品如橡皮、糖、咖啡、紙、木酥、植物油、生絲、錫、等物資，除紙及木酥係由加拿大輸入，生絲由日本輸入外，其餘物資均賴南洋諸地輸入。

〔橡皮之時代〕——美合衆國是橡皮輸入量最大的國家，而且是消費橡皮最浩大的國家，故實可稱爲橡皮時代的美國，數百萬鞋履的後跟，數百萬輛汽車的輪胎，以至於電線之絕緣體、電話機、冷藏庫、洗衣器、水管、自來水筆、高爾夫球、衛生器具，新式流線型之電車等等，無一不用及橡皮。

如一千九百三十九年之不景氣時代，橡皮輸入額，尙佔我國（譯者按：係指美國，下同。）總購買額十二分之一，即一億七千八百萬美金。由此觀之，吾人之貿易生命綫，乃在於橡皮之供給問題，而此供給橡皮之生命綫，即在南支那海方面。

全世界橡皮的五分之四，都是經過新加坡的碼頭而向外輸出，這不全是由英領馬來之三百二十五萬英畝之橡皮園中所產出。新加坡乃係爪哇，蘇門答臘(Sumatra)等地之橡皮清算市場，又爲輸出的市場。荷印之橡皮生產量約占全世界產量四分之一，而英領馬來之生產量，在二分之一以上。

如是，新加坡之橡皮貿易，不但爲美國汽車產業之生命綫，抑且爲其他各種產業之生命綫。

現在，這生命綫受着極大之威脅，故亟須籌措移轉方向的辦法，關於此點，曾有兩種方案，第一：從巴西(Brazil)輸入之計劃；第二：以國內所有的資材儘量製造橡皮代用品之計劃。

關於巴西供給橡皮的現狀，美國人民非常誤解，巴西雖有一個時期是橡皮的主要源泉。但是由橡皮之需要發生變化以後，同時其源泉亦同樣發生變化。在一千九百十二年世界橡皮的總產額，是十一萬四千二百七十六噸之中，巴西之產額約佔四萬一千六百十九噸，即其數量占總產額十分之四。此時亞洲之東南部

，漸漸移植橡木樹，而生產額已達一萬七千四百九十八噸之多，其中一萬五千噸，乃由英殖民地所產，此外均係荷印、泰國、印度支那、菲律賓等地所產。

在此時，橡皮之生產量及消費量，同時開始膨脹，其膨脹之結果，使巴西之生產額減少，並使亞洲之橡皮生產獲得鉅大的發展。

至一千九百三十七年，全世界之橡皮總產額達一百十三萬五千三百九十八噸，其中屬於遠東所產者計一百十萬八千七百十七噸，而英領馬來及婆羅洲（Borneo）占其半數有強，一方面巴西之生產額僅有一千九百十二年的三分之一，不過一萬五千餘噸。由一千九百十二年之總產量觀之，一萬五千餘噸雖係一浩大數量，然在一千九百三十七年，該項數量，僅祇敷一車胎工廠的消耗，又不足為美合衆國平常三日之需要。

在將來，巴西或能增加生產數量，然而等到橡木樹能生產橡皮，其時間將在七年之後。又計劃其種植之農園，亦需要浩大的投資，以及大規模的企業組織。所以在理論上，西半球雖然能夠滿足美合衆國橡皮的需要，但是須有長期縝密的計劃，並須投入鉅大的資本，而與其他美洲諸國一致協力，始能追及現在遠東的橡皮生產數額。由現在的狀況觀察，我美合衆國決不能投出數百萬金以作資本，而且七年之歲月，亦不堪等待。

關於第二項以國內所有的資材儘量製造橡皮代用品的計劃，最近雖議論紛紜，不乏有價值之貢獻，但

須明瞭該項代用品，決不比天然橡皮價廉，且品質亦並不優於天然橡皮，何況該項代用品之製成，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故國內雖有大量數額的需要，關於橡皮代用品之製造，現在尚無大規模之組織。例如：一千九百三十九年之橡皮代用品產額僅有一千七百噸，但該年度美國之橡皮消費量，已達五十九萬噸。

而且，對於以國內製品代替天然產物的方案，有許多持反對論者，他們以為：「該項工作乃專制（Anarchy）政策的一部分，而為我人從來於行政上及貿易上所排斥者。」等語。

〔美國人之糖壘〕——第二項主要輸入品為砂糖，美合衆國每年需糖在六萬噸以上，實可稱為全世界砂糖消費量最浩大之國家。

註：「六萬噸」之數字，與下文菲律賓輸入糖「八十五萬噸」，其意義未能一貫，恐為原文之誤。

美國雖然並不完全依靠南支那海方面獲得其所需要之糖之大部分，然而南支那海方面，擁有世界著名產糖國——爪哇(Java)及菲律賓等地，亦不可不加以注意，現在合衆國每年由菲律賓輸入糖八十五萬噸，其他即由夏威夷·Puert，古巴(Cuba)等地補充之。

將來美洲大陸，雖尚能增加砂糖的生產，且有國產的甜菜可以作代用原料，但是，甜菜的價值高貴，比較甘蔗製品加上運費還要昂貴，而且栽植甜菜，須彎腰工作，故美國人甚厭惡之。究須僱用墨西哥人或使用勞動者之移民團體，倘然擴大甜菜之農園，則可以不依賴海外之輸入，然消費嫌其價格不經濟。最近古巴之產額有提高之趨勢，故可不必以甜菜為代用原料。

關於主要輸入品咖啡與南支那海方面的關係，與糖之輸入問題大致相同。美國現在由爪哇輸入之咖啡數量雖不多，而其大部分均由巴西獲得，然爪哇爲世界第三位之咖啡出產國，而一千九百三十七年荷印之生產額亦已達二億一千七百九十六萬九千鎊。我美國雖不全賴亞洲之咖啡，然該地域爲構成吾人市場的重要場所，或者將來南支那海地域內之咖啡生產量能使巴西之咖啡生產者及美國之咖啡消費者俱受重大之影響。

到處有之椰子——我國第五位重要輸入品，乃係植物性油，而其主要的果子，則爲「椰子」，

我（原作者自稱）最初向東亞出發時，倘有人以關於椰子的商業上的意義詢問於我，我僅能想到少年時代在街上看見的店內之椰子果同椰子餅而已，又倘以此項問題詢及我妻，她亦僅能聯想到她的洗髮藥及塗面膏內的椰子油或口紅內的椰子油而已。

美國雖在不景氣時期，椰子乾及椰子油每年輸入的價值，尙達美金五千萬元以上，若以此是椰子餅及口紅等原料之用途以爲解釋，殊令人不能置信。

如此數量之椰果，究作何用？第一，製造肥皂，即先製爲油液，而以巨大之油槽船搬運過太平洋。除此以外，輸入額之四分之一，用以製造人造奶油，或製造醬菜，餅，塗料等。抽去椰子油後的糟粕，亦係重要的副產物，例如：椰子粉可爲飼養家畜之食料，椰子糟粕，可爲農業上的肥料。

現在美國所需用之椰子，均由南支那海方面輸入。椰子果雖然在熱帶地方均有出產，然而南支那海方

面乃最大之椰子散集地。其中以菲律賓之生產方法為最有組織，而其產額亦超過其他各地。新加坡乃南支那海方面的中心點，所以除了由菲律賓直接運至美國以外，椰子全集於此，而成為最大的椰子買賣市場。

現在，美國的植物油界發生激烈的經濟爭霸戰，雖有多種油脂可以代用，例如棉籽油與椰子油同樣有許多用途，國產的獸脂，尤其是酪製的油脂，亦可作椰子油的代用品。但是，椰子油有它超越的優點，是含有「勞林酸」，所製成之肥皂，在硬水中亦能發出泡沫，故椰子肥皂已成為世界上最重要之供給品。

棉籽油之生產者及農家，雖均希望將椰子油逐出美國市場之外，但為事實所不許。譬如現在對輸入之植物油，每磅徵收五生脫之聯邦稅，（在菲律賓每磅只征收二生脫），但椰果就並不收稅，此乃因椰子油重要之故。

椰子果實，在軍事上亦有用途，因椰油為甘油之原料，而甘油又為各種爆發藥所不可缺少之製造調和劑；尤奇妙者，椰子果實於燒乾後之黑色糟粕，為防毒面具製造上之最重要原料。

長期戰爭中，倘若缺少油脂，則與金屬及燃料之不足，同樣的會引起軍事上的重大障礙，固為大眾所熟知。現在合衆國不必憂慮其供給不足，只要椰子來源不斷，可以不必再利用其餘的代用品。

在遠東，尚有一種重要物品，乃是生絲，此係對日貿易的主要項目。因為我們向日本買進生絲，所以日本亦向我們交易，平常，日本對我們購買之重要品為棉花，美國之棉花與日本之生絲交換，乃是既定而有確實基礎的貿易。此項貿易，已為日本戰時經濟所隔斷，他日若能回復，則日美兩國，均蒙大利。由

是以觀，美國對日本之政治關係，亦因輸入貿易而必受重大之影響。

（錫由何處獲得）——最後，尚有一種重要輸入品，乃是錫，占全輸入額之百分之三，至一千九百四十年更形增加，故合衆國可謂世界上錫之消費最大的國家之一。

南支那海方面，乃世界上最重要的錫之產地。僅英領馬來就有世界總供給額之三分之一以上的產量，而荷印產出其十分之一，又緬甸、泰國、安南等地方亦將所產之錫，運至新加坡而送入新加坡及 Penang 的煉錫工廠。由此工廠每年能產出全世界供給額之百分之七十一。例如：一千九百三十七年之世界總產額為二十萬八千二百二十噸，然其中十四萬八千一百五十一噸是亞洲東南部之產物。

美合衆國不問在文明上或國防上，均有與此項資源接觸之必要，關於此點，實屬重要之事實。

然則，人們常有「美國不必渡過洋海，可由玻利維亞（Bolivia）獲得需要之錫」一語，倘具備下述三條件，自屬可能：

- (I) 玻利維亞所產之錫，足供美國之需要。
- (II) 其所產之錫，能加以精煉。
- (III) 玻利維亞肯供給。

關於上述三項，第一個問題最嚴重。我們以爲玻利維亞是錫之大量產地，但由一千九百三十七年之狀況觀察，該國產額僅二萬五千零七十四噸，祇占全世界總產量之百分之十二，而我國需要數量又爲該國產

量之三倍。

第二點，關於精煉問題，倘若有相當之投資與企業的計劃，自可解決，現在西半球尙無工廠可以精煉玻利維亞所產之錫，該項工廠於亞洲東南部卻有設立。

第三點，關於玻利維亞政府之態度，將阻止錫之增加生產，現在金屬類之販賣，須獲得玻利維亞中央銀行之核准，將來該國政府必更抑制其增加生產。玻利維亞政府之方針，即在維持現狀，以玻利維亞之美人所經營之煤油公司遭受該國政府沒收一事推測之，在此金屬類賣買受政府統制之時期，玻利維亞之政府未必容忍以美國之資而計劃其生產。

現在我美合衆國由亞洲諸國購入之各種物資，每年平均在美金十萬萬元以上，其中三分之一，由菲律賓，荷印，英領馬來等地輸入。

〔輸入品與國防〕——在兩年前，陸海軍兵器局，將各種原料分爲：戰略原料，緊急原料，必需原料等類，并已將此項分類予以公布矣。

「戰略物資」乃係國防上所不能缺少，而爲美國大陸內不能充分出產且須賴外地輸入之物資。「緊急物資」爲國防上及圖謀國家之安全，而其供給來源能確保之重要物資。但對於其資源之保護及準備，須加慎重的注意。「必需物資」爲能充分自給或容易輸入而在戰爭上最重要的物資。

戰略物資係我國經濟防衛之第一線，其中鉛、錫、鎘、椰子果實、鑑礦、馬尼刺麻、鐵類、雲母、鎳

、鏡片用玻璃、石英、水銀、金雞納霜、橡皮、生絲、錫、鎬、羊毛等，都不能自足自給，且上述十八種物資中，有十種是南支那海地域之特產物。

如馬尼刺麻，即係海軍戰略上所不可缺乏之物資。所引為憾事者，此項麻類，乃產於南支那海之獨占品。又豫防瘧疾的金雞納霜，亦係荷印獨占的物資。世界出產鎬鑛最多者為菲律賓。菲律賓地方之鑛礦的產額自一千九百三十五年至一千九百三十九年五年之間，共增六倍。一千九百三十七年在西里伯（Celebes）島發掘出世界上最重大的鎬礦。又中國南部，亦有世界上馳名的鎬礦同鎢礦。菲律賓的礦石質，現在已含有鉄類及鋁，菲律賓所產之鎬礦，以前僅含有酸化鎬，現在却含有百分之三十八的攀土。所以倘能利用數百噸菲律賓鎬鑛，則其產地亦為將來鋁之來源。利用此攀土以採取鋁質之方案，自有其相當的理由。

如上所述，我們美國有不得不靠南支那海地域之苦衷。

〔物資比防衛重要〕——對於南支那海方面之產物的利害關係，不僅限於上述之「戰略物資」，該地域亦係「緊急物資」及「必需物資」的重要出產地。例如：石綿、咖啡、木棉花（Kapok）樟腦、椰子、鐵、鉛、棕櫚油、煤油、糖、天然漆，等等，均出產於此地域。

如木棉花（Kapok）係製造褥子、救生袋之主要原料，而為美國工業界很重要之物資。在平常每年須輸荷印輸入，其餘由菲律賓輸入。

又金鷄納霜雖係日常用品，然而也是軍事上的物資，此項物資全賴遠東供給，美合衆國對於此物消費亦殊龐大，每年須使用二百萬磅之奎甯(Quinine)樹皮以製造之。

〔賣主乃買主——〕上所述者，僅爲現狀之側面觀察，亞洲東南部一帶，爲美國商品最重要之消費地，尤其是最近，逐漸增加其重要性。

我國向東亞輸出增加的原因，與東西兩戰爭之發生不無關係，因日本攻擊中國，故日本平時之輸出，驟形減縮，而其減少額即讓之於美國商品之進出，如棉織品及輕工業品是也。

復因歐洲發生第二次大戰，故西歐與遠東方面之通商斷絕，以致亞洲東南部成爲美合衆國商品獨占之市場，對於該地所販賣之商品爲軍用資材，如荷印即係美國軍用飛機之顧客。

此項貿易，一部份恐係短期的，但其中一部份或能成爲固定的交易，例如：荷印以後數年間未必能與荷蘭本國恢復既往的通商關係，所以對荷印之輸出，可以說是固定的。

除歐戰關係而得銷售軍用資材外，即荷印的生活標準，亦漸漸向上，其工業正在發展途中，所以對美國製品亦有新的認識，在一千九百三十九年美國對荷印輸出汽車計值美金二百萬元以上，而該數額占有我國輸入之八分之一。此外輸出香煙美金一百萬元，船舶及樹脂製品美金五十萬元，工業機械類美金六百五十萬元，電氣機械美金一百萬元，紙張美金一百萬元，化學製品美金五十萬元，飛機美金六百萬元等。

我國對荷印之輸出額，在一千九百十四年僅美金四百萬元，到一千九百十八年超過美金二千萬元，迨

至一千九百二十九年，因爲種種變動，遂達到美金三千五百萬元。

上面所列舉對荷印輸出增進的各種原因，亦同樣影響於我國與馬來、法領印度支那間之貿易。

此項地域亦與菲律賓同，不但奢侈品之需要量增加，并且需要如汽車等重工業製品。此點，亦可看到該處生活標準之逐漸提高。

除菲律賓外，該地域與美國間之貿易，未必於不久之將來即能穩定，然此地域之永久的購買力，實屬美國商品之一大希望。蓋我國需要此地域之貴重資源，故亦亟盼每年能有美金二億五千萬元之商品，脫售此地域方面之市場。

萬一南支那海變爲日本手中之湖水時、此國際通商路線則將如何？此爲極明瞭之事，無待贅言，此時有政治及經濟力量之西歐諸國，因我國之撤退，其通商必遭受悲慘的困難狀態。

所以，我美國在亞洲東南部之利害，較之我們的戰略依存性及自身的利益，尤爲重要。而且，我國與英、法、荷諸國均有其權益。

第二章 白人在南支那海之權益——其二

——經濟地理——

南支那海地域的物產，在世界貿易商場上的交易，每年約有美金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其

中一大部分，能使我們換取豐富生活的享受。物產的情形，可於南支那海的六大港口觀察之：

~~~~~香港~~~~~——在香港每年有六百萬噸重的貨物出入其間，例如：載重汽車，洋鐵，鐵路軌道，電氣器具等，入口的船隻，即順便運載華南的物產出口，華南最重要的物產有下列二種：

最重要的物產是鎢，在三十年前，我們對於「鎢」，祇知道是改良電燈的纖絲的品名，但是與其說它是發光的重要原料，毋甯譽之為高速度鋼之重要成分，較為適當。華南的鎢礦，產量占有全世界十分之四，其產品都是由香港轉運到各處的製鋼廠。

第二為錫，我人所需用之錫，是由墨西哥獲得的，在日本人未進出華南時，我人係由該地輸入。機器類及汽車車輪軸心為減少磨擦所用的合金，及吐酒石等類藥品，亦均由華南之錫礦中所出產。

一千九百三十六年以前，由中國南部挖出，經香港九龍運送到全世界應用的錫，實佔世界產量大半以上，但因日人進駐華南，以致輸出減少一半，我美國所應用之錫，仍由該處供給輸入，一千九百三十九年美國輸入一千噸錫中，其中一半，是由香港運來。

華南腹地之家畜產業，甚為隆盛，美國人用以製造梳刷毛髮之刷子所用之豬毛，亦由該地出產，其每年之輸出額，殊為浩大，其收入足以購買與日本軍隊作戰用之機關槍。又：火腿及蛋類亦係華南豐富的特產。

香港這地方，不僅是海軍的重要根據的基地，也是世界貿易的重要前哨地。

譽爲「東洋真珠」之馬尼刺——由南支那海南下，於其東側面有菲律賓重要港馬尼刺，馬尼刺灣口之水道，每年有一、〇〇〇、〇〇〇噸重之貨物出入其間，全世界最大的第七碼頭，每年有美金一、〇〇〇元商品的貿易，其中四分之三是對美國的。

該地第一項貿易物爲糖，每年輸出八五〇、〇〇〇噸。第二項爲我國鹹工業界所用的椰子果及椰子油，椰果每年輸出一五〇、〇〇〇噸，椰油每年輸出一〇〇、〇〇〇噸，此外尙輸出馬尼刺麻所製之繩索及囊袋。

菲律賓之雪茄烟（每二支價洋五生脫）在馬尼刺的製菸工廠內，每年可製出數百萬支。又Cagayan農園所產的香烟，以蘇門答臘（Sumatra）及美國所產的烟葉包製而成，此項產品，均消耗於紐約以及舊金山一帶。

潛水俠由海中所採出之真珠貝殼類，分運至世界各地的鉚扣工廠，單單對美國之輸出額，每年亦有美金五〇〇、〇〇〇元以至七五〇、〇〇〇元

美國所產之刺繡及絲織物，每年計值美金數百萬元以上，例如一千九百三十八年棉衣類之出產，共值美金五、六五一、〇〇〇元，棉製花邊及刺繡品出產共值價美金三六七、〇〇〇元，一千九百三十八年美國向菲律賓輸出棉布計一億二千五百萬平方碼，美國由上列各項對菲貿易，即可收還其大量資財。

馬尼刺爲世界有名的天然港，西面有山爲屏障，其海灣長有二十五英哩，凡全世界之聯合艦隊，均可

停泊於此港、馬尼刺又係向世界運出糖、椰子、香烟、鐵礦、鉻礦、錳礦之重要商港。

遠東之巴黎——渡過南支那海，而溯 Don nei 河之流域，則達西貢。汽船到達碼頭，但見柬埔寨(Cambodia)及安南人之船艇滿載食米。法領印度支那，乃係東亞之一大穀倉，而非最大之產米地，其產米量次於印度，中國及日本，然印度支那、緬甸、泰國等地有剩餘食米，可資運出。印度支那稻田之面積，僅限於湄公(Mekong)河之三角地帶，然已超過五、〇〇〇、〇〇〇英畝，由是，可以推知該地產米之狀況。倘日本遇有旱災，或菲律賓起颱風，或爪哇田禾遭害蟲損壞時，則該處商人即聚集於西貢碼頭。

印度支那與西歐間之貿易，二十年來逐漸發展，例如：一千九百三十八年美合衆國由印度支那輸入橡皮佔百分之二十八，又該地生產之錫，多送到馬來精煉。

並且近數年來，印度支那又爲我國所需要之藤的重要來源，其種類約有四十種。將來必與荷印同樣成爲重要的產地。其他如：樹脂、天然漆等亦係對美合衆國貿易之重要物產。

印度支那全部貿易額中，法國卻佔有三分之二，然而因法蘭西戰事崩潰，以致情態大變，故日本立即趁此時機在東京與法本國及印度支那之特派使節舉行會議，擬獨占其與印度支那間之貿易上的地位，其結果如何，現在尙不能臆斷。

自從美國到達西貢之直接航路開設以來，貿易品可不由新加坡轉運，故美國商務局在一千九百三十八年之報告書中曾述及希望將來能擴大對該殖民地之貿易，復因廣東亦爲日本所封鎖，海防則成爲美國商品

輸入中國之重要港口。此後日本軍隊阻止海防與雲南昆明間鐵路交通，而阻塞海防，其目的無非是禁止美國商品之流入。

〔南海之國防都市蘇拉巴雅(Surabaya)〕——第四位之大港口，爲爪哇島東北端之蘇拉巴雅。由此地輸出爪哇所產之糖，胡椒、菸葉等物，以及其他各島之特產，例如巴利(Bari)所產之花生，西里伯(Celebes)所產之金屬，全南洋之椰子果實等，亦由該地輸出。因此蘇拉巴雅一地，實具有小國際都市之特殊風格。

其中最重要者，係由柏涅(Bornes)東岸之巴利刻巴潘(Balikpapan)對荷蘭的汽油輸出，是亦即荷蘭在遠東之最大事業，雖在巴利刻巴潘有精油廠，並有油槽船足資裝載，但蘇拉巴雅握其支配權，而係開發世界第四煤油產地之魯耶爾達齊西爾公司的鎖鑰。

蘇拉巴雅(Surabaya)又係國際觀光旅客之宿泊地，因爲此地爲巴利(Bali)至爪哇之航路的一端，而該地的旅舍爲馬尼刺以南之設備最佳者，且係爪哇鐵道之終點，故有直達傑克約克約單(Jokyokarta)之路徑，且靠近巴利(Bari)，柏涅(Bornes)，西里伯(Celebes)，的摩爾(Timor)，佛羅勒斯(Flores)，新基尼(Newguinea)，摩鹿加(Moluccas)諸島嶼之故也。

〔世界之香料市場巴塔維亞(Botavia)〕——再其次爲爪哇西端之巴塔維亞。由此地輸出橡皮、茶、咖啡、香料、糖、以及爪哇島之西南部的物產。

巴塔維亞完全成爲荷蘭的都市，富有歐美風格，並適宜於熱帶之房屋，排列得非常整齊而有秩序，離

開一上等旅舍約百碼之遙之河邊，每日有很多婦女在此洗衣。

巴塔維亞爲荷蘭本國與荷印間之海路及空路之終點。而該羣島之首都，又爲每年交易美金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以上之貿易市場。巴塔維亞腹地，亦有種植奎甯(Quinine)之農園，此項奎甯樹皮最初在柏爾地方發現，然現在爪哇已變爲全世界所用奎甯之供給地，其供給數額竟達百分之九九、六。

爪哇西部出產之胡椒，亦佔世界產量之大部分，我國每年須由巴塔維亞輸入價值美金二、〇〇〇、〇〇〇元之胡椒。

沙穀亦係無日不在巴塔維亞市場活躍之特產，而爪哇爲其重要之供給地。

因巴塔維亞爲世界香料之貯藏庫，故全港香味馥郁，蓋全世界上所有之香料，除桑給巴爾(Zanzibar)特產之丁字香草外，無不具備於該地也。

椰子果實之倉庫，各地俱有一姑不贅論，然而 Batavia 亦係南海椰子之清算市場，其輸出量雖較菲律賓稍少，然該地滿載椰子果之汽船，輻輳往來，其盛況實爲罕覩。其輸出之椰子果，大多送至新加坡製爲椰子粉。

在十五年前，巴塔維亞之最大輸出品爲砂糖，然因爪哇、古巴、之二大廉價國，暨其他十餘產糖地出現，以致世界市場中砂糖佔極大數。結果，各國協定砂糖生產之限制，爪哇一地之產額每年被減少一、五〇〇、〇〇〇噸，倘廢撤此項生產的限制，則爪哇之砂糖產額，在十八個月內，必能增加至三、〇〇〇、

○○○噸。

咖啡與茶葉，亦須由巴塔維亞之碼頭通過，吾人每一見爪哇地名，即能聯想到咖啡之氣息，因此地為全世界產量第三位的咖啡國，一千九百三十七年，荷印所產咖啡數額，共計二億一千七百九十六萬九千磅，但合衆國並不採用該地所產之咖啡。爪哇之咖啡，數年以來，均以之輸出於歐洲方面的市場。

該地又為世界上享有盛名之產茶地，輸出成績，稍遜於阿薩密(Assem)錫蘭等地，而其總數額縱不及日本或中國，然在輸出貿易界中亦佔一重要部門。

在蘇門答臘沿岸採出之煤油，亦由巴塔維亞輸出，雖有時直接由蘇門答臘運至新加坡轉口，然因該地無良好港口，故常賴巴塔維亞應付其需要。

~~~~~在亞細亞洲十字路中之新加坡~~~~~——渡過海峽，則有亞細亞洲東南部之最大要港新加坡，每年由該港進出之船舶約六千艘，平時進出該港之船舶，其重量約有一六，〇〇〇、〇〇〇噸。

該地為亞細亞通商路中之最大的十字路，而為英領馬來物產之輸出口，馬來之橡皮、錫、均由此輸出，新加坡即為支配此二大基本物資之世界市價之權威。

新加坡不但為馬來物產輸出口之一，且為遠東貿易之清算市場，荷印有三分之一物產由此運出，泰國暨緬甸，亦先將物產運到新加坡，而後轉運至世界市場。

新加坡是商人的都市，尤其是中國的商人，現在中國人住居該處者達四〇〇、〇〇〇人，其街道名稱

亦以中國文字書寫，全市滿充倉庫及巨大的批發市場。

一般人均以爲新加坡係亞細亞的自由都市，此實爲空想與事實真相完全不同。新加坡之真正面目，爲較好萊塢(Hollywood)式之宣傳爲重要而且能迷惑人心之都市，即新加坡完全是一個商業都市，又足以當作現代亞洲文藝復興時之威尼斯(Venice)。日本大阪出產的閃光燈，亞耳森丁(alsentin)所產的牛肉，奇木貝勒(Kimberley)所產的鑽石，尤其是橡皮、錫、椰子、煤油等物資，均以此地爲散集市場。又該地擁有東亞最大設備最完全之精油工廠，以及龐大的蓄油池，乃阿刺比亞以東，加里福尼亞以西之煤油生產及配給事業的中心地點。

當英國想在新加坡建築軍港時，該國在軍事上及戰略上自有其相當之見解，但對於防衛並維持其在世界貿易市場的地位的必要，自有值得考慮之點，此貿易地點對於南支那海之重要性，乃如倫敦之於英國諸島以及紐約之於美合衆國。

上面所述的六大港口間的生產物之交流，及其對世界之供給，乃係使圈內地域統一之要因，而且該地域係全世界的倉庫，又係獨一無二的原料生產地，我人與此倉庫的關係，乃能決定我人在亞洲之將來的地位也。

經濟之決戰——因爲此地域賦有富源，故爲猛烈的經濟戰爭的目標，自一千九百二十年至一千九百三十年，在這十年中間，這經濟的大決鬥表現其將要獨占主要物產的工作，而失敗者則努力於其生產物之支

配，最初之鬥爭，即關於煤油事件而發生。魯耶爾達齊西爾公司雖然沒有能力可以支配世界上的市場，但是，它却有阻止其他公司把握霸權的能力。由此，英荷兩國乃致力於煤油權益上的提攜，此項合作，乃成爲兩國間互相諒解互相信賴的原因之一。

一千九百二十四年，因安定砂糖之生產起見，復因由於第一次歐戰之結果，砂糖的生產過剩，故統制砂糖的生產額，爪哇所產的糖，被減凡半，至現在仍未撤銷此項限制，於是爪哇之經濟須重行加以組織。英人於第一次歐戰以後，進行獨占經營世界橡皮生產，已爲衆人所矚目，其一部分目的，雖已達到，但起因爲美國人從事於生產方面的企業計劃，以致英人的野心，不能實現，該時期，關於橡皮的情況，極爲惡化，但其後以締結「橡皮生產協定」而始安定。

關於「錫」在經濟市場的鬥爭，其內容大概與「橡皮」略同，馬來——世界上最大的錫產地與世界上錫之最大消費國——與美國亦締結協定，爲維持該項物產的價格並應付美國之需要起見，該協定的內容採取隨時增產而分配的制度。

適用於菲律賓的分配制度的內容，與其他的分配制度有一部分不盡相同，此則僅規定菲律賓的生產與美合衆國市場的關係。美合衆國之同島獨立法案中之一部分，亦有限制糖及椰子輸出之紀載，現在菲律賓向美國輸出之糖，每年約有八五〇、〇〇〇噸，若對其生產要求停止，則由美國發還其基金。

關於椰子油亦由獨立法案限制生產二〇〇、〇〇〇噸，在理論上，此項限制權祇適用於美國市場，然

而在實際上，影響於菲律賓，致使生產原價增高，遂致物產不輸於美國以外的市場，結果，此獨立法案的限制，等於全世界市場的限制。

市場崩潰之遭遇——上文所述的協定，有一部分是在一千九百二十九年及一千九百三十年世界經濟恐慌前所成立，有一部分，則因經濟恐慌的結果而成立。然而，此類倒行逆施的經濟政策，實使荷印的經濟機構受到激烈的影響。所以一千九百三十三年荷印政府為解決輸出物產的減少，以及貿易狀況低落的問題，決意重行組織國內的經濟機構，於是實施所謂「緊急令」，此即荷印市場由自由的狀態而轉移到受經濟統制的狀態。

這「緊急令」發生兩種極大的影響：第一，因減少其購入數額，以致輸入減少。第二，在價格低落之世界上亦將獲得最大的利益。以致將用組織生產登記，及限制等制度，而決定輸出量的分配，是乃荷蘭本國對於荷印國內經濟的根本政策，然而，畢竟引起了政治反動的後果。

亞洲東南部之經濟決戰，受有重大的影響者，乃因一千九百二十年至一千九百三十二年，此十二年間，日本增加輸出之故，日本人參加棉布輸出的競爭，日本貨物在遠東市場獲得其地位而儘量傾銷，故而其他各國均以徵收高度稅以非難日貨而排斥之。

然對日本之壓迫，加以讓步，容或有利，第一點：日本是亞洲東南部原料的輸出市場，例如日本增加購買爪哇的糖，而當時爪哇的糖正有無從輸出的恐慌。又一千九百三十年，日本輸入亞洲東南部的煤油的

四分之一，但盼望增加到百分之三十五。日本亦係馬尼刺麻，菲律濱木材，馬來錫等之大主顧。與日本協定之第二要因，係日本能對南洋的土蕃供給廉價的商品，如土蕃之生活費低，其生產之原價亦低，故儘量由日本輸入日用雜貨。

英國對日本的協定，並不因為馬來市場的關係，而專因印度市場與日本的關係，該時期，日本商品已進出於印度市場。然此協定竟使馬來人反動，以致改限施行於新加坡的輸入限制的法令。

荷印同日本間締結互惠協定，使日本能增購砂糖，而向荷印輸出棉布雜貨等。

~~~~~  
每雙十五生脫之球鞋——菲律濱，最初也是以關稅政策阻止日本在菲的通商勢力膨脹。一千九百三十年到一千九百三十一年之間，日本對菲律濱輸出，最重要的商品是橡皮底的球鞋。此項物品的貿易，在菲律濱的日本市場，趨於擴大，日本人所製造的球鞋一雙，在馬尼刺的售價是十五生脫。這類橡皮球鞋的品質，異常粗劣，我在馬尼拉的球場，已經試用過了。如穿着此種球鞋，在以貝殼敷製而成的球場上運動，穿不到三星期，橡皮底即會損壞。於是，菲律濱政府遂以關稅政策限制之。在那時候，受了日本人津貼的「商人保護協會」就對政府及議會開始抗議，但是限制法案已經通過，故而這風潮不久即歸平息。

當此事發生了三個月以後，由日本金融界的投資，在日本人技師指導監督之下，建設了橡皮球鞋的工廠於馬尼拉的郊外。

雖然，日本同美國權益的爭執，在乎棉布界的營業，菲律濱本來是美國棉布銷行最大的市場，每年消

耗之棉布，在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平方公尺以上，其一部分是刺繡用的布，另一部份是菲律賓人所著衣服的原料。

在經濟界恐慌的最初期。日本人努力侵入該市場，以致一年中間佔有十分之九的美國棉布售賣額，銳減至十分之七，而後更減到十分之六。斯時，美國棉布產業界及棉布貿易界聞之，不禁愕然，不得已，於是在菲律賓確立強硬的棉織物關稅法案。

然在一九〇四年的時候，關於棉織物的「紳士協定」，由日本與美國締結成立，因此，上述之關稅法案由是撤銷。因存簽訂該協定前，並未聞於菲律賓，故於該協定簽訂時，「保護論者」曾作深刻的不平之鳴。

「紳士協定」的最要條款是：菲律賓的消費額假定爲九〇、〇〇〇、〇〇〇平方公尺，准許日本輸入此消費額的半數，此協定的條款，菲律賓的監督當局亦承認之。但此協定締結約一年間，忽有日本人違背協定的風傳。協定上規定，在日本本國的出產，始能輸出，對於此點，日本政府亦監督甚嚴，然日本人的資本支配下的上海工廠，以其製品，假作爲中國貨。又以日本所製貨物，運到香港轉口而冒稱爲香港物產。美國人對於日本人此類舉動，並無可使其阻止的法案，而日本政府却口口聲聲以「本政府祇能統制日本直接的輸出品」一語，以爲抗辯的理由，因此，美國人弄得無法可施。

此項棉布之限制，亦使我國人造絲向菲律賓的輸出蒙受了很重大的影響，在「紳士協定」簽訂二年以後，日本商品的進出，更臻活躍的氣象。

在此時，美國人才感覺到「紳士協定」的觀念及原理，雖甚奧妙，然欲使之發生効力，必須注意其施行的細則，中日事變發生以後，以致上述的注意點，不再重提。一千九百三十八年，日本以該項輸入轉向於軍需資材方面，而削減原棉之購入，所以織物輸出量激烈的減少。其結果是：日本商品少於「紳士協定」所規定的輸出量，故美國織物重在菲律賓獲得主位。

## 第三章 白人在南支那海之權益——其二

### ——白人的政治圈——

~~~~~  
荷蘭之生命線——在數年以前，我在 Batavia 曾與一荷蘭官吏談話，我詢以其母國與 Batavia 間的關係。他答稱：「此項關係，甚為單純，即此地帶是荷蘭的生命線，我們在西歐所以能佔為第一流政治權力的國家，乃因領土為亞洲東南部第一流經濟國的原故。」由其談話中，可知荷蘭本國與荷印之間，已有特殊的邦交。關於開發殖民地的富源，荷蘭有十五家商事公司從事投資，而其中數公司為其政府或王室所有，故該殖民地的生產力，為荷蘭本國多數國民及一般商業機關所密切關心。如：爪哇(Jave)南岸的胡椒園或橡皮園發生「工資問題」，就會影響荷蘭本國鹿特丹(Rotterdam)地方的股票市場。
在一世紀間，荷蘭對於該殖民地的經濟政策，以自由的放任主義為基礎，殖民地商品可以自由輸出於世界各國的市場，並為殖民地的利益計，各國的商品，亦可自由輸入。

我們既已明瞭殖民地的貿易狀態，及荷蘭本國利益的目標。然而殖民地之經濟，有兩種標準，當地土人的生活是一種標準，旅居該地之歐洲人民的生活，又是一種標準。殖民地的購買力並不發生問題，其生產力乃本國與殖民地間成敗所繫，故對於當地土人的生活程度及方式，不欲使之提高。

荷蘭政府在政治上雖是殖民地的家長，然其經濟上的效力却發生於兩種生活標準之上，故荷蘭最有名的政策是「使土人之智識低而使之生活飽暖而無凍餒之虞。」此實係荷蘭殖民史上的污點。

荷蘭在許多年來，爲追求其利益而繼續施行其秕政，然於最近五十年間，亦不得不有所矯正，其矯正的方法凡二：（一）保障土人的財產及其土地之權利。并且嚴厲禁止土地的授受；（二）關於土人自身的事項，承認其所主張的權利。於是，遂成立土人之國民議會，而逐漸賦予其特權。同時，殖民地之總督，亦能向荷蘭國王爲各種請求，自一千九百四十年以來，逐漸的發展其重要性。

保護國之機能——法屬印度支那與法蘭西共和國間之關係，在經濟的立場，雖與荷印相同，而在政治的立場，則大爲迥異。法屬印度支那之輸出額頗多，而其巨大之利益，均屬於本國所得。

法屬印度支那是比荷印較爲緊密的經濟地帶，故其行政機構，在法理上甚不適合，實際上，此項政策的確是統治殖民地的要圖。

法領印度支那，分爲四個保護領，一個殖民地，一個特殊領土、安南、東京、柬埔寨、老撾四處爲保護領，華南廣州灣一帶地域爲特殊領土。此特殊領在一千九百年時所獲得，殖民地爲交趾一帶，即法國最

初在遠東獲得的地盤。

法國在南支那海方面的勢力，在一千七百八十七年時最盛，當時法國與交趾一帶的中國軍閥勾結，締訂援助條約，在此後五十年間，則從事於傳佈教道或通商，並擴大軍事的援助。

土人決不容忍西歐人之侵入，故一千八百五十八年歐洲人及安南人之基督教徒，爲土人所虐殺者甚多，結果由法國提出積極的干涉，以後三年間於錫爾尼提督之下，曾發生軍事行動數次。至一千八百六十二年，東部有三處地方，遂割讓與法國。

此新領土的行政權，由海軍部長管轄，提督的制度，始於一千八百六十二年以迄一千八七十年。其間交趾一帶之西部三州被合併，而柬埔寨成爲保護國，中國之屬邦安南，亦於一千八百八十四年及一千八百八十五年間，淪爲法蘭西之保護國，在一千八百九十五年與中國締結承認該保護國的條約。

到一千八九十一一年全部行政權，統歸殖民部長掌握，其地方行政權則屬於法領印度支那總督。

如此統治的方法，原欲逐漸使該處趨於自治。然其大權，究屬於總督，交趾一帶爲最初的殖民地，在當初即允許自治，設有殖民地評議會，在法蘭西共和國下議院的議席上，也有他們代表的席次。總督對於各州的行政權，以駐屯當地的將官代表行使，由一部分選舉出來的「政府評議會」以擔任全殖民地之統一工作，此項最高的「政府評議會」，亦有土人參加。

關於司法界，亦有相當的妥協，在一千九百十七年。雖然頒布了安南法典，然整個殖民地的最高機關

，仍隸於法國政府，並仍援用法國法律。

如上所述各節，各地方的主權，各維持着不相同的形式，實際上，對於殖民地的行政機能，僅施行於有親善關係之保護國，而僅與土人的王族締結同盟而已。諸王侯神聖的尊嚴依然存在，法國人對於其尊嚴亦甚表示敬意，然而土民民意絕對不許反對法國的意志。

結果，法國人與土人之支配者或黨派間發生甚多紛爭，雖有時在法國派須用武力，一方面關於支持法國統治之土人的輿論，亦頗強硬，故倘與土民之集團協力，亦足以與母國政治上得到聯絡。

馬來之統治方法——英領馬來與本國之間，亦有不同之點，其政治組織分為三部分：其一為海峽殖民地，即新加坡，Penang 一帶之狹長而強有力的殖民地，其二為成爲聯邦化之馬來諸國，諸國間共同活動，倘有意見，可對英國政府申述，其三為非聯邦之一羣，即於英帝國保護下獨立自治之諸國。

以上所舉諸小國，均由各國之回教皇帝統治，各國之回教皇帝，亦均受英國政府之承認與尊敬，而地方上一切司法行政，警察機關，小規模之政府企業，均委託之，但真正之實權，仍在英國人所允之顧問官的掌握中。

然而，英帝國與此殖民地之關係，並不表現於政治機構的正面，而表現於馬來之巨大農園制度。因農園乃其統治的單位也。

此殖民地並未發生過有力之土人運動，是爲英領馬來地方之特異性，因商業意識爲其根本政策，如錫

之市價，橡皮之分配，鳳梨之販賣法，在彼心目中，實較政治形態更為重要。

〔菲律賓——民族主義之胎兒〕——菲律賓的政治機構，在亞洲是獨特的，在初期早已高唱獎勵自治的聲浪，現在已達於最高限度。他們雖然立於與其他殖民地相反的境遇，但是，菲律賓人比任何亞洲的民族具有政治的自覺，恐日本人亦未必能及之。

美國之政策，無論在政治上或經濟上，均採取「家長主義」，故菲律賓人自由的提高他們生活享受的水準，而勇敢從事自治，在審議其獨立法案以前，美合衆國慎重的抑制其權力之行使，故菲律賓與美國間的關係，均根據於兩方面的自由意志。

〔遠東之安定〕——對於各殖民地之維持，美合衆國實已用盡其全力，因歐洲大戰，我們的威力，成為最重要的因素，倘能維持殖民地間的安定，則我們在亞洲東南部可獲得一部的權益，維持殖民地間的安定，並不專防衛馬來，而同時保護在歐洲被人威脅的英帝國，倘然我們從亞洲貿然撤退，則使與我有親善關係的各國政府，更受兩重的壓迫，在南支那海必發生激烈的變化。到那時，英帝國必放棄上海與香港，法領印度支那必為日本所合併，而荷印從茲不復有興起之望。

第四章 對於現實環境之威脅——其一

——對於「帝國」之疑問——

欲劫取我們在南支那海的地位者，並不由東京或柏林間出現，必由華盛頓，菲拉戴而非亞，支加哥，及其他數十小都市所發出，即上述各該地方之輿論的結晶，必使美國外交界定其根幹，在參戰前，我們即會遭遇由「撤退亞洲」而發生的危機。

我人在太平洋的貿易，尤其是對中國的貿易，逐步建築而奠定了堅固的基礎，而獲得「經濟帝國」的機能，又美西戰爭，其結果使美國獲得菲律賓地方，而占據了「政治帝國」的地位。

從來反對帝國主義的言論，多係感傷主義者的呼聲，然而美國輿論界的感傷主義者的呼聲，恐較軍事上及經濟上之見解，更為嚴重。

對於美國的感傷主義者的反對論，乃係以威廉(William, J. Brian)氏之攻擊演說為其原理，此外則為最淺薄的美國人以為「帝國主義」一名詞，具有惡劣的解釋。他們以為「帝國主義」是專對無援助的民族掠奪侵略的主義，以為「帝國主義」是絕對不能與「民主主義」相容的統治形態或精神狀態。

此項觀念，尙堅留於一大部分民眾腦海中。美合衆國下議院的議員到菲律賓視察行政情況時，曾由彼等之態度觀察，而證實之，伊等仍主張：「美合衆如成為帝國，則違背其原來的旨趣。」等語。

在最近十年間。此感傷主義之反對論者，受到另外一種新的見解，此新的見解，即以「帝國主義」是惡劣的政治者，此種見解乃由於帝俄之革命與蘇聯之崛起之體驗而發生，此派所謂之，「帝國主義」為資本主義的，或獨占主義的，故須加以排斥之。

一般人以爲戰爭是「帝國主義者」根本的罪惡，故一般誠實傾向和平者，均參加「反帝國主義」。彼等之論法極爲單純，即「凡『帝國主義』均係戰爭的原因，戰爭乃罪惡的行爲，故『帝國主義』爲罪惡的行爲。」是也，他們對於和平的誠實的要求，在不知不覺之間，爲史太林主義者所利用了。

並且，政治界及經濟界之「自由主義者」抱有「資本主義必然崩潰」的念頭，故此種反對「帝國主義」之呼喊，更得聲援，且倘於假定論上能覓出「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乃一體的原則，則當然趨於消滅。此等思想及理解之重要性，與現實的事實，殊不能等閒視之，例如：一千九百三十九年至一千九百四十年的初期，我曾在紐約市內外的高等中學校演講，約五十處，關心政治問題的學生，均持反對「帝國主義」的見解，他們以爲絕不會有善良的「帝國」。

主張「我們在亞洲毫無益處，須從速撤退。」之一般美國人民，均抱有上述之見解。

防衛線之短縮——第二有力的反對論，由於國防的意義，我美國之陸海軍將官對於由遠東撤退問題的意見，雖不一致，然對於太平洋軍事的配備的意見是：與其包含菲律賓的突出部分而造成防衛線，毋甯造成阿拉斯基，夏威夷，巴拿馬的一線之爲愈。關於此點，陸海軍將官全體表示一致贊同，拿嚴密的戰略常識解釋起來，防線的配備，愈短則愈堅固。

此種反對論，自去年西半球——尤其是南美洲——的防衛增強以後，更加複雜，因爲恐怕在大西洋之我們第一線的英國海軍趨於潰滅，故開始檢討我國全海軍的能力，而同時喚起西半球防衛的注意，亦爲我

國合理的信念。我們美國已經建成了兩洋的艦隊，大多數國民的意見，均以爲如置之於太平洋，必能發生其防衛的效力。

然而，反對我們在亞洲的「帝國主義」之論據，則並不以軍事的原因爲其基礎，軍事戰略家亦並不反對我們在亞洲前哨地之防衛，不過祇主張：防衛線愈短愈強，而費用亦愈節省。於是，這軍事反對論者即另與一有力的見解發生聯繫，此有力的見解即爲『防衛利益的消耗費用，比由該地獲得的利益更爲龐大』。

伊等復云：「此龐大之軍備費用，非由全國民衆負担不可，而由此所獲得之利益，僅在少數企業經營者之掌握中。」云云。故此思想，益使美國國民誤解「帝國主義」爲「資本主義」或「獨占主義」。然而此項論據，較上述之傷感主義的反對論者，更有獨到之處，惟由龐大費用而獲得之利益，係能滿足一般民衆高級生活享受的需要，此殊屬重要的問題。

防備之費用，所需原屬甚多，但現在西半球之防衛費，均包含於我國國防設施之中，而其基本設施的費用，亦甚浩大，故「帝國」之防衛費，不過其一部分而已。例如：國防上建造之兩洋艦隊，其經費已占帝國防衛費四分之三。

對於「帝國」，尚有一種反駁的理由，乃帝國物產與國內生產者所發生之問題，一方面使用殖民地原料的製造業以及以商品運到殖民地的製造業，均欲維持殖民地的存在，俾延續其利潤。結果，在國內的利益，遂相矛盾，而發生不調和的現象。

應如何防衛「帝國」？——主張防衛「美帝國」之人，並非無堅固之論據，第一點，我美國的原料，不能自足自給，我人高級生活之享受，我人所需要之原料，均仰給於殖民地，若放棄殖民地，雖能以大陸的民主主義國繼續生存，然恐不能再有高級生活的享受了。

由「帝國」的機構而獲得殖民地的計劃，屢有持道義上之反對論者。彼等以：「帝國主義乃係剝削殖民地之勞働者，而欲減少其資源。」爲口實，關於此點，實係認識不足所致。上述之藉口的事實，容或有之，但一般獲得的原料，并非掠奪土人之資源，而係開發土人所未應用之資源。例如：菲律賓在未由美國人開發以前，僅有菲律賓人五百人在礦山經營，迨至現在，人數已達五〇、〇〇〇人以上。

土人的生活標準，亦係辯護「防衛殖民地」之重要論據，伊等主張：「須與有利益之市場接近。」

譬如印度人之生活標準提高，與織物之輸出貿易有重大之關係，提高殖民地生活的標準，不但是一樁有益的事業，且立於道義的觀點說起來，亦是堪以嘉許的舉動，況且，由此可以獲得優良的顧客，並能獲得廉價的原料。

凡欲使與本國有密切關係的工業發展，必須利用資本與技術，故帝國的重要機能，是使殖民地變爲純工業化，倘能繼續永久，則本國的經濟力，必趨於崩潰，但此爲將來之事，現在倘逐漸建設其工業的基礎，爲殖民地與本國雙方均屬有利之圖。

假使吾人放棄「帝國」之地位，則不啻撤退防衛自由通商之地位。又吾人爲維持貿易自由之權利起見

，不願行使我們的武力，並且沒有考慮到行使武力一事，我人曾宣言聲明：拋棄西半球之貿易，而吾人並擬放棄最重要而最有利之亞洲貿易。

萬一吾人容許日本之制霸而放棄政治上的地位，則吾人必失去貿易之根據地，殆無疑義，是吾人之拋棄「帝國主義」，實不啻拋棄吾人自由貿易之權利也。

白種人之新任務——在此自由貿易的原則上，吾人雖無重大之義務，然關於殖民地人民之自由，吾人則須加以注意，如欲履行「善良的帝國主義」的義務，當然應盡保護之責，而使之脫離貪婪的鄰邦的壓迫。

例如：印度雖係熱烈的國民主義者，然其生活狀態為英帝國所改善，現已有相當的發展。而美合衆國之實際成績，較之英國，更為顯著，第一：因活動之地域狹小，而諸如宗教的迷信人物之障礙較少。

例如：美國在未占領菲律賓以前，菲律賓在西班牙統治之下的三百年間，該羣島之人口僅由三、〇〇〇、〇〇〇人增至六、〇〇〇、〇〇〇人，然經美國統治之後，僅三十年間即增加一倍，而後不及四十年更變為三倍，其中移民入國者，僅一五〇、〇〇〇人而已。

其人口增加的原因，由於經濟狀態的發展，以致生產率增加，但最大之原因為死亡率減低。其減低之原因凡二：（一）盡力克服流行病，（二）幼兒死亡減少。美國佔領菲律賓以後，根據馬尼刺第一次醫藥調查，為未滿一歲之嬰兒死亡率占其出生兒十分之八，十八年後再行調查，其死亡率僅占百分之八、六，而菲律賓共和國獨立時，又減至百分之五、六。

上面所舉的例，雖僅屬一部分，但生死問題較之任何問題為重要，一千九百三十一年菲律賓總督台維斯氏宣稱：「菲律賓人民之生活標準，比近隣諸國高出三倍，」等語，蓋生活標準之向上，與死亡率有絕大之關係也。

其他西歐民主主義諸國家在亞洲之前哨地，雖不若菲律賓之躍進，然亦不能言其未曾向上也。

如是。「帝國主義」因其統治的方法不同，故有時是「善良的」，有時是「惡劣的」。

第五章 對於現實環境之威脅——其二

——土人之國民主主義運動——

南支那海地方的政治情勢的威脅，於一千九百三十五年之際，土人的國民主義的運動，風湧而起，荷印地方的 Forkalart 對於荷蘭本國的緊急命令提出抗議，經由荷印總督對荷蘭本國要求自治或獨立。又菲律賓地方的人民，亦有獨立之要求，故美合衆國不得已而許其自治。一千九百三十年安南人的叛亂，到現在尙未完全消散。在暹羅地方亦湧起法西斯的革命；英國人為了免得馬來土人受印度人煽動起見，以種種手段宣傳，同時容許緬甸回復其政治的地位，在諸如此類情形之下，西歐諸國之不安，如同坐在噴火山之口上。到了一千九百四十年，各國侵略的前途，為之一變，此種情勢之急遽變化，比母國的讓步，其嚴重性還高，因為土人的愛國者，他們第一件關心的事，已不在乎與帝國分離與否，而在乎他們自己一切的保存。

各地方土人國民主義的運動，情況各不相同，故分別檢討如下：

(一)首先論及法領印度支那，印度支那地方於一千九百三十年已引起了國內的危險，是為安南人的軍事上的叛亂，其先雖以武力鎮壓得平，然而現在仍殘留着惡劣的反感。

現在雖未發生重大的國民運動，故亦無現實的威脅從而發現，但土人民間充滿不愉快之氣息，乃係各地方一致之狀況，不但對於法國統治者表示不滿，而對土人之君主，亦同樣抱着反感。

一方面，法蘭西共和國尙編練土人為軍隊，以謀強化其本身，安南軍隊雖係優秀的隊伍，但均利用於外地，如上海租界之巡邏警察是，所以一般民衆的國民主義運動。除軍隊發生變亂外，決無成功之希望。

據上論列，法蘭西共和國祇要維持土人軍隊的忠實就行了，故法國殖民地的行政官，全是軍人，他們唯一的任務是：養成忠實可靠的低級幹部；使一般下士階級的官佐都有忠誠同尊敬法國的修養。

但是，法蘭西之崩潰，足使此種預期局勢為之一變，而是為了監視與中國雲南省昆明間鐵道的運輸，要求法國容許派駐調查官於法領印度支那，是乃日本預備派其部下以釀成彼等民間不和的陰謀。

一方面，由於蔣介石氏於法國崩潰時曾發聲明：「中國決維持法領印度支那之現狀。」

馬來地方之國民主義運動——馬來與英帝國間，有極密切之利害關係，故馬來人毫無離開英帝國統治之意圖。

土人之為被支配的對象，已成傳統的政治觀念，而土人之統治者，彼等均以「英皇之代表」自視，而

土人王侯貴族中，凡爲英帝國的利益而有所貢獻者，英帝國對之均表示尊敬之意。故馬來之行政官吏感覺到政治問題不及經濟問題之嚴重，良以人民之富裕在於農園、礦山、煉製工場之成敗。其成敗又繫於橡皮・錫等物資之市價，倘使經濟的氣象繁榮，不滿的呼聲自然趨於消滅。

然而，印度人及緬甸人爲求職業而至馬來地方，以致有一部分地方發生政治問題，因爲他們的政治意識比馬來人進步，對於不正當的壓迫，具有敏感，此即抗議發生之由來也。

所以近年來，馬來施行之政策，不使印度人及緬甸人失業，於是，彼等之不滿，即可減至最低限度，此後，印度勞働者之至馬來，須先獲得申請之許可。

或云：「印度地方的國民主義運動，如怒濤澎湃於其他土人之間，故英帝國之統治機構如在印度崩潰，則其他各地方，必同其運命。」此實係對印度人評價過高的說法，如荷印之印度人國民主義運動的勢力者，設其指導者是反對回教的，則不會發生重大的問題，又如菲律賓之國民主義運動可以說與印度人的國民主義運動毫無關係，所以照現在的情勢觀察，印度人的國民主義運動並未使南支那海地域的政治機構感受到任何的威脅。

〔荷蘭統治之變遷〕—荷蘭對於荷印統治權的存續，在其自己國內亦經過了許多變遷，在以前施行峻嚴法令的政治的時代，時常發生叛亂，其大部分的原因，由於地方土人之不平。迨至一千八百八十年以來，荷蘭施政的態度，變爲溫柔，對於國民代表的權限，亦加以擴大，并應土人之要求，而調整其行政的措施。

此項調整工作，爲國內變爲複雜狀態之兩種要因：（一）爲荷印之宗教要素，在六六、〇〇〇、〇〇〇人中，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人是回教徒，故亟須加以注意，政府當局爲避免神聖之宗教戰爭起見，亦獎勵聖地Mecca之巡禮。（二）爲歐亞混血兒之團體的原因，荷蘭對於國際通婚，表示自由的態度，對於稍有荷蘭血統者均賦與市民權，此項權利之重要點，厥爲享受獲得教育的機會，所以土人的政治自覺的指導者，均由此混血兒的團體中發現。

上述之混血兒政治團體的代表，要求着最廣汎的自治的民意，然而他們並不採取分離主義，曾有一美國官員宣稱：『一千九百三十三年以前，此項團體比較荷蘭人更能表現其荷蘭精神。』

此後，因荷蘭政府發出緊急法令，以致荷印的國民主義運動爲之一變，此緊急法令乃使國內之生活標準降低，使此一羣混血兒抬頭不久之舒適生活復隨之降低。關於此舉，不但直接蒙受影響之混血兒感覺苦悶，即一般土人均感到此係伊等之統治者直接對於伊等生活狀態之攻擊，所以他們「忠誠」的精神，當然受着動搖了。

由是，發起了前所未有的活動，對於荷蘭女皇要求完全的自治或十年後獨立，因爲此項運動的發起者，是比荷蘭人更有荷蘭精神的團體，故並非純粹的國民主義運動或要求自治獨立的運動，而爲對於「特殊經濟政策」的抗議。

在一千九百三十三年至一千九百四十年間之不景氣時期，其抗議更爲激烈，又因爲荷印國防所需而徵

收重稅，故此項運動更形熱烈而繼續爆發。

假使在一千九百三十九年不發生歐戰，而荷蘭不爲德國所蹂躪的話，荷印之國民主義運動則必展開，而荷蘭自不得不容許其廣泛的自治，然而因爲歐洲戰爭的關係，以致事態爲之一變。因之荷蘭帝國的重心由海牙(Hagve)移轉到巴塔維亞(Batavia)。今後帝國之安定及存在乃與亞洲東南部之安定及存在同其運命。情況既然如此，爪哇人的國民主義運動即消滅而轉爲荷蘭帝國的國民主義運動。

數年以來，爪哇人的自治，不啻荷蘭人的自治，而荷蘭帝國之殘存，亦不啻亞洲東南部現狀的維持。

援助菲律賓人——對於菲律賓現在政治機構的威脅，不僅很明顯的存在，并且還有相當的組織。此原動力是由於美合衆國所推進，美合衆國當局不但不抑制土人的國民主義的運動，而且幫助他們組織，一千年百年美國援助菲律賓之獨立運動的組織，而抑制聯邦黨，聯邦黨的政策是預備合併同羣島以爲美合衆國之一州的，故美國政府之此種態度，實可驚異。

前所述者，乃係四大前哨地，對於民主主義國家政治的威脅，關於上述問題，如賢明的統治者與土人協力，必能圓滿解決之。

然而，歐洲地方從事侵略的戰爭，以及日本的大東亞運動，已使一般人民忘懷上列問題，日本之進出實係阻害殖民地的經濟上的利益以及政治上的獨立的動作，現在土人的大道有一條，是爲西歐民主主義國家之臣歛抑爲日本帝國之臣歛？

第六章 對於現實環境之威脅——其三

——進出之狀況——

此爲衆所共知之事：殖民地間之安危，亦與世界其他部分同其命運，全據德意志之勝敗如何而有所變動。一千九百四十年秋末，英國尙竭力維持其島國之命運，蓋防備英國海軍萬一消滅，則殖民地之主要保障力，必然喪失，至其英、法、荷之殖民地，必由德人所管理矣。

法蘭西荷蘭兩國已被蹂躪，但該兩國的殖民地，尙未爲德意志所處分，殆因英國海軍依然存在之故也，第二個原因，是由於不敢輕視美合衆國的舉動，所以不敢處分遠東的殖民地。

假設莫吉利海軍完全消滅的話，德國日本間必締結設定勢力圈的協定，蘇聯如與德國保持親善關係而對日本表示靜觀態度時，則美國必爲日本及德國壓迫而退出亞洲的地位。

如日本對於法屬印度支那的壓迫，在法蘭西崩潰以後，更見其表面化。此壓迫的事實，在法國未遭受戰禍前，早有這種暗示，迨至第二次歐戰開始的前一年，其舉動愈形露骨耳。

日本於法國未崩潰前，最露骨的舉動是一千九百三十九年二月佔領海南島一事。海南島雖然不是法屬印度支那的地界而爲中國的領土，然而一千九百〇七年日法間有條約規定不許變更其現狀，蓋海南島係一戰略上重要地點也。

日軍之佔領該島，不啻撕毀該條約，故法國即向日本抗議。日本對於此項抗議的答復稱：『阻止外地對華南之武器的祕密運輸。』法國以為日本之占領，係一時的，而歐洲戰雲瀰漫，故亦不再重提此事。

日本最初對法國要求封鎖海防與雲南昆明間的鐵路時，法國曾答稱：『並不向中國運輸軍器。』然其所稱軍器云者，並不包括汽油、汽車、藥品三種，此三種物資，中國乃仰給於美合衆國者。日本並不顧及法國答復之尊嚴，而逕行加以封鎖，以停止其全線的運輸，而在中國境內之一段運輸線，屢受日軍轟炸。於是，日本軍隊進駐華南之計劃成功。在此種情形之下，僅有之供給物資的路徑，完全為日人所切斷矣。

不但法國受日本的壓迫，就是英國也有同感，由英國運輸貨物至中國，以前有二條路徑，一為香港，一為經由緬甸而達。香港在事變之初期，即被封鎖，對於緬甸線之封鎖，日本已計劃以對英強迫手段，其壓迫之能否成功，須視在遠東的英國海軍力活動的程度以為斷。

~~~~~  
日本對馬來之威脅——英領馬來，包含重要的防衛地——新加坡，當初日本對於威脅馬來的舉動，並不露骨，關於日本政策的聲明：『門羅主義即大東亞政策』，當然包括法領印度支那與英領馬來，然而日本之代表者，不敢明言之。

但是，現在却有一種日本將使新加坡及白宮感到麻煩的風傳，乃日本將計劃運河以橫斷馬來半島，現正從事調查的謠言，此項計劃之同謀者，乃係泰國。一千九百四十年六月十二日日本與泰國間雖聲明互相援助，但此項聲明，並不使此項傳說消滅。

其所計劃之運河，在軍事上及通商上均有偉大之意義。倘日本之計劃成功，則新加坡成爲孤立，而日本即能接近緬甸及印度，於是，英國對亞洲主要航路的支配權，一變而爲日本所掌握，而馬來諸國，亦必分爲二部分，如英國支配埃及，則日本必將支配泰國。

屆時，檳榔嶼(Penang)之煉錫工廠，新加坡的商港以及軍港，都在日本轟炸機數分鐘的航程內，此橫斷運河倘然築成，則新加坡即將降爲第五流之都市，所以英國對於日本在泰國方面增強勢力，甚爲注意。

一千九百〇六年以前，泰國方面之英國勢力，實有超越一切之地位，此後美國勢力曾一度勃興，當時英國亦並無所恐怖。然而最近十年間，日本勢力大爲抬頭，取其地位而代之，致使「歐人顧問」易爲「日人顧問」矣。

現在泰國有許多青年，留學於日本的農業大學，尤其重要者，乃現在泰國設有日本造船的工廠，并且由日本軍官訓練着泰國的新海軍。

於是，西歐各地所受日人之威脅，亦可由此而瞭然了。

對於菲律賓之威脅——在菲律賓方面，日本的進出情形如何？

日本在歐洲第一次大戰時，其商業的勢力已開始在菲律賓膨脹，日本人所採之手段爲殖民於達服斯(Davao)而使該地爲最大之產麻地。又通謀菲律賓之愚昧者，藉獲租借種植麻、椰子、木材等之借地權。日本人有時騙娶土人之女爲妻室，而以其妻之名義爲土地登記，一俟土地登記完畢，即行放棄其妻。據菲

律濱農務部最近之調查，達服斯(Davao)地方之租借地，大半均在日本人掌中，其中至少有一半是不合法的租借地。

數年來日本人進出於菲律賓而作小買賣的，漸漸出現，此實係一有深長意義的問題。

此種商業勢力的膨脹，是否與政治有關，雖暫可不問，但日人在該地培植基礎之意圖，已甚明顯。況日本有委任統治地在菲律賓之東，故日本於去年占領菲律賓附近之新南羣島時，菲律賓似已被扶持。蓋菲島地方並無商業的意義，日本計劃使菲律賓孤立，則係實情。

日本對菲律賓具體的威脅，不在現在而在將來，一千九百四十六年菲律賓實現獨立時，日本前進之局面，自必展開。

荷印之現狀——荷印地方，亦如法領印度支那，爲日壓力之焦點。

因德國將荷蘭克服，故荷蘭殖民地中土地最大之荷印，即發生嚴重之間題。歐戰勃發，荷蘭參戰時，有荷蘭對英或美要求保護荷印之傳說，但荷蘭、荷印、倫敦、華盛頓等地政府，對此傳說，均曾否認。

荷蘭被德國征服後，日本政府即聲稱：『英美兩國倘保護荷印，則不啻違反維持現狀之規定。』等語。在四十八小時內，美國政府答覆該聲明云：『贊成日本維持現狀之宣言。』然則赫爾國務卿之聲明，甚爲奇特，該聲明並未提及利害關係，乃促使日本自知係日、荷、英、美曾於一千九百二十二年四國條約之簽字國，故贊成維持現狀，是因日本自滿洲事變以來不守條約之故也。

對於日本之聲明，一般人有兩種見解：（一）日本必趁歐洲情勢淆亂之時，以破壞荷印之現狀，（二）此聲明僅為日本形式上的聲明而已，據一般人揣測，日本對於維持現狀有莫大之利益，因荷印不能受強盛海軍國的保護，而在海軍力並不強大之國家支配之下，自可施其相當的手段也。

〔一紙空白委託書〕——使日本南進政策複雜化的各種原因，極為明顯，第一為德政府聲明對荷印之政治問題並不關懷的正式宣言，因德國沒有海軍，故不得不將它的態度表明一下，日本的國粹派，尤其是主張德日同盟的一派，解釋德國之宣言為「德國交與日本的一紙空白的委託書」。

一方面，在一千九百四十年夏季，米內內閣因與該派對抗，而不能提出積極的政策，即行引退。維持和平的行動，甚為艱難，因荷印，常常發生不能維持現狀的事件。

例如：一千九百四十年駐泗水Surabaya之東京日日新聞特派員，報道英國派兵二千，由爪哇之北部登陸等情，對此消息，荷蘭公使及英大使立即否認其事實，但已蒙受其不利矣。

最初，日本在荷印之進出，僅在維持軍需品之供給，亦在求獲得對蔣戰爭之物資，日本乃主張荷印之物資不許供給聯合國。

在一千九百四十年夏季，近衛內閣成立時，前外相有田聲稱：「遠東之安定化，乃日本之使命。」於此日本對亞洲東南部之態度，至為明顯，此乃日本的政策，至於實行，則僅在時間的問題。

現在能對抗日本的威脅者，祇有美國，然此亦美國的危險工作。總而言之，我們在遠東所最關心的

是：菲律賓的政治地位。

在本文的上篇，論述美國與亞洲東南部的經濟關係，以及各殖民地間的政治經濟情勢，在本文下篇內，專述中美間及日美間之各項問題。

讀者諸君請先參閱本文上篇原譯者之引言，較為明瞭。

## 第七章 美國在亞細亞洲的法定地位

美合衆國對於亞細亞洲最初的法定關係，乃由於一千八百九十九年美國國務部長約翰海氏(Johnhey)對中國聲明開放門戶政策之時開始，此開放門戶之政策，不僅對於中國有關係，並且對於全世界亦有極大的關係。此項政策的思想，發生於一千七百八十九年，迨至一千七百九十三年再三宣言，乃成為一百五十年間美合衆國對中國所締結之通商條約的基礎。

『中國門戶開放政策』并不是新的思想，一千八百四十二年，英國也明白的表示他們的政策，在中國太平天國作亂時，又有再度的聲明。

中國既言明與諸國間地位平等。吾人殊不能容忍第三國享受特殊的權益。此項見解，在一千九百十六年及一千九百十七年間美國國務部長羅勃特氏(Robert)在日本石井駐美大使呈遞國書時，曾言及之。

當時，日本要求美國承認日本在中國的優先權益，而羅勃特氏因已有前述的聲明，故未便承認其優先

權，但此後由於日本與中國接近的關係，僅承認其特殊利害。美國之強硬態度，中國認為是無限的同情之幫助，實則美國之所以不承認日本在中國之優先權，乃默認中國有獨立的主權，以及美國支持中國之意圖。

**太平洋的九國公約**——當一千九百二十二年在美國華盛頓舉行的「海軍軍縮會議」時，日本商品銷售於中國最旺盛，日本為求維持其狀態，種種容忍，但仍不能發生効力。

此時，美國對中國發出暗示，倘中國不抵制日本商品的銷售，則美國將與日本同其步伐，又直接與太平洋有關係的六個國家亦必對中國政府有所企圖。此實為日本難以容納的條件，然而不得已，九國公約乃告簽訂。

九國公約之簽訂者，除中國日本美國外，英帝國、法蘭西、意大利、荷蘭、葡萄牙、比利時等國亦參加之。至是始各互相聲明。「同謀遠東各種事態之安定，保護中國之權益，並採取「機會均等主義」謀中國與諸國間通商的發展。」等語。

因此，締約各國均尊重中國的中立權，而中國亦遵守其中立的義務。

**論爭之根據**——然而，最近十年以來，九國公約之條款，屢為日本政府所破壞，由現在狀況觀察，謂日本能尊重中國之獨立、主權、領土、其誰能信？

據美國一般見解，九國公約為關於亞洲安寧的基礎，但日本殊漠視之。

我們須注意日本之辯解，日本政府稱：『遠東之各種事態已起變化，故對於各種條約之觀念，均已不能適用。』等語。此種辯解，并非日本人所發明，在十七世紀時，荷蘭人明克爾匈克之著述，曾述及：『凡條約僅於該條約起草時適用之』。之原理，至十九世紀德意志之俾斯麥將軍(Bismarck)一方面觀望Schleswig Holstein，澳大利，法國之態度，一方面對於許多條約，均不能維持其諾言，故採用明克爾匈克之學說，而宣言：『除於諸締約國之有利益者外，不能發生効力。』等語。現在日本的態度，乃係師法上述明克爾匈克及俾斯麥二氏之故智。

義務之有效性——美國歷來之主張，對於信守條約或聲明，認為是一種道德上的義務，條約既是由於同意而締結，除了當事者同意取消條約外，決不應自由的不予信守。此項見解，雖似偏於理想主義，然而確係我國有力的外交政策。

由法定地位觀察，如一千九百十一年所訂定的日美條約，其性質比較單純，但大規模的九國公約則內容甚為龐大而複雜，且條款中並不規定終了期，故如廢止此項公約，至少須在有可以代替的協定成立時。

然而，日本以為美國之見解不合理，以為條約效力一事，凡簽字國中之任何一國需要廢棄該約時，即可自由作廢。美國乃主張：多國間之條約不能由任何一國自動廢棄之。關於此點，日本之政治哲學，殊與德國派的理論相類似。

九國公約內無互相商議的條約，所以一千九百三十七年在比京不魯塞爾(Brussels)舉行會議時，日本

不出席，其他八國對此，亦無可奈何。

我們倘對九國公約條款的原文，加以檢討，必能知此神聖的諾言，不僅是對中國而提供，亦為締約國間相互的信證，故而美國亦與中國同樣的受到日本的威脅。

〔凱洛波里安公約〕——關於遠東問題，美合衆國參加的第二次重大條約為一千九百二十八年的『凱洛波里安公約』，日本亦為此公約簽字國之一，此項公約之範圍，較之九國公約，更為龐大，而內容卻甚簡單，其大意為：『各締約國不可為解決國際紛爭而引起戰爭。萬一不幸而發生紛爭時，又不問性質如何，原因如何，必須以和平之手段解決之。』

條約雖規定如此，但此條約簽字國之中國，今又為日本所侵害矣。鑑而日本對此條約，尚抱有若干之「道義感」，何則？蓋此次中國紛爭，日本並不稱之為正式的「戰爭」，而美其名曰「中日事變」。

美合衆國關於此公約之制裁力，雖並無直接的責任，然在道義的立場言之，美國殊有維持其聲明的責任。

上列各主張，倘適用於遠東問題，則就發生能否承認南京國民政府的疑問。美合衆國倘加以承認，或者較為有利，然而美合衆國既有已決定的方針，除有具體的根據或者我人附和日本該約失效之提案外，決不停止對於凱洛波里安公約之義務。

〔美海軍之各條約〕——第一為太平洋海軍條約，其中包括「華盛頓及倫敦」之海軍規約，是亦為美國海軍

對日英兩國所締結關於太平洋問題之基本條約，在一千九百一十二年起草訂定，至一千九百三十六年日本自主廢棄之。

此項「減縮規約」之目的，原爲安定日、英、美之海軍力的比率，約定各國海軍力不得超過「美五、英五、日三、之分配率，又規定戰鬥艦噸數之限制及武裝特別的限制。

此軍縮規約之最重要點，在於太平洋要塞之限制，乃係規定各要塞須保持一千九百二十二年之標準，而不許建設新根據地，已成的根據地亦不許增加武力及近代的配備。

日本因欲保持其一等國之尊嚴，所以對於五、五、三之比率，極力反對，而倡言：倘英美允許日本放棄此項條約，日本在事實上必繼續信守等語。

因日本之放棄此項條約，美國在太平洋的海軍政策，就受了極重大的影響。美合衆國之最引以爲憂慮者，厥爲如在太平洋獲得新根據地或強化舊要塞地時，是否觸犯國際規約的問題。

我們立場的變更，乃由我們意志相反的結果而來，於是美合衆國獲得新自由，以強化或建設海軍根據地。

上述種種，等於日本爲我們開拓了建造兩洋艦隊的大道。

**一千九百十一年的通商條約**——第二種失効的條約是：一千九百十一年所簽訂的「日美通商航海條約」。此項條約的廢止，是由美合衆國於一千九百四十年一月二十六日所開始實行，其廢止條約的通告文件在

一千九百三十九年七月二十六日由美國政府交與日本駐美大使。

此項條約，係日本與西歐開始通商，締結條約後的第四次的「通商條約」。

因為此項條約的失效，波及各方面而發生種種的影響，即如日本政府及日本一般國民所共知的日美關係之不圓滑的狀態。此次，中日事變時期中，美國之權益，屢屢被日本所侵害，如美國人財產之損失，美國人生命之備受威脅，諸如此類之事件，經美國政府提出抗議者，幾達六百件。在日美通商條約廢止之際，美政府對日本政府提出抗議約二百件以上，但經日本政府正式承認者僅三十件耳，且亦不十分履行其所承認條件的諾言。

通商條約失效後，美國在政治上及經濟上均能獲得自由，此與日本廢棄海軍條約致美國獲得自由之情形相同。

**東京的困難**——「日美通商條約」廢止後，日本政府立即同意，由是，日美關係變為非常不安定，兩國均處於「得過且過」之環境中。現在日美兩國間經濟及政治關係的修正和變更，不必經由法律或行政的手續了。

在一千八百二十三年美合衆國為援助其海運業務計，制定了外國船舶輸入商品，須徵收十分之一稅金的法案，然而格蘭脫總統僅對日本之通商，停止實施該法案，故日本的船舶所載運之商品，不征收其稅金，此項稅金之免除，為大總統之命令所制定，倘後任之大總統重欲征稅，固可取消其免除之命令也，蓋

通商條約廢止之要點，在於美國如何禁止對日本輸出軍需品的問題。據一千九百十一年之通商條約，禁運乃係違約的行爲，然既處於「得過且過」的環境中，自無國際法規以阻止之。

在廢止通商條約之際，一般人均懸揣：此約之廢止目的，乃係禁止運出軍需品的準備行爲，故日本擬為此消滅的代價而從事努力，但經過了相當時期以後，美合衆國並不施行禁止，於是，日本更新條約的運動遂趨於平息。

據上所述，我人在亞洲方面並不以條約的義務為基礎，而以所聲明的意旨為基礎。

美合衆國對於九國公約及巴黎條約，抱着非常誠懇和鄭重的態度，故敢信決不會變更其在太平洋的基本行動。但是，現在與日本通商義務中止，且能無限制的擴充海軍，故我們殊應樹立新的實際政策。

## 第八章 中美關係

我們與亞洲的關係，必為中美關係的趨勢所影響。（原譯者按：本文內所述之中國政府，係指重慶政府）美國與中國交往之初，為帆船時期，在該危險的帆船時期，新英格蘭之水俠由和輪（Horn）山嘴出發而至中國，其目的在獲得中國廣東省茶葉商業的貿易。

在最初的關係，僅祇通商而已。到了一千八百四十二年，鴉片戰爭時期，我們的要求，亦不過在中國市場之自由出入耳。

迨至十九世紀後半期，美國人之企業及佈道，已於中國佔據了極重要的地位，但亦屢屢發生了枝節的問題，在北京、漢口、宜昌及其他沿岸或腹地之重要都市，均係以佈道團體為美國人社會的中心。

美國人在通商上所投資的金額，雖不及英吉利人之多，但是，所費於中國最初期鐵道的建設，以及其他公益事業的設施，亦不在少數。

由十九世紀末葉以至二十世紀初葉，中美兩國間發生了政治上的重大關係，當時的外交部漸有這古老帝國對於美國壓迫的感覺。美國政府占領之菲律賓，於政治上的系統說起來，亦可算是亞洲的一份子，故而·中美關係愈臻重要的境地。

在一千八百九十九年美國國務部長約翰海氏(John hay)聲明開放門戶政策，中國對美之威脅，至是受有影響矣。

在表面上觀察，此開放門戶的宣言，似乎表示美國將保障互惠平等條件，而接近中國市場的利己主義，然由當時的事態觀察，該項宣言，實係顧全中國的權利，此殆因美國負有「反對特殊勢力圈擴張的責任」之故也。

復以中國不容許他國在中國之權益擴張，并努力於國際地位之向上，於是，中美間之友好關係，更臻鞏固。

二年以後，因中國排斥外國國民運動勃發，而有「義和團拳匪之亂」。不久，即被西歐諸國的兵力鎮壓

平息，結果，各國軍隊胥根據條約駐紮軍隊於中國，又同時並發生許多事件，促使中美的關係益趨密接。  
林肯之再世——一千九百十一年，新興的中華民國誕生，孫逸仙先生的三民主義，乃與美國的「人民的，由人民建設，而為人民的政府。」的理論相同，故美國對於新中國的同情，早有表示，而中國的許多青年，亦均瞭解美國之好意，而羣至美國的大學校，或在中國之美國人所設立的佈道學校受教育。到第一次歐洲大戰時，美國即成為中國的防衛者。開放門戶的政策，本來是為對付西歐諸國而採取的手段，後又進而變為保護中國對付日本的政策了。

美國對付日本及保護中國兩事，一為上述之石井大使與美國國務部長羅勃特氏(Robert)之會談，二為山東事件日本對中國要求二十一條約時受美國之壓迫。該項條約之要求，實屬有損中國之主權，但美國為中國之權益而堅決拒却之。

華盛頓軍縮會議時，美國表明各國對中國的關係，而中國亦熱忱的支持此軍縮會議，然而，實施海軍縮之前，必須先安定亞洲的政治情勢，故即成立「九國公約」。

當時，中國政府曾作如下之聲明：『九國公約之成立，乃中國外交空前之勝利，而此勝利之獲得，實由於美國之好意及助力力。』

對於「不平等」的攻擊——中華民國的國民運動及自信力逐漸增強以後，遂開始檢討各國在中國之特殊地位。

中國人民對於不平等條約的攻擊，成爲政治的革命的偉大力量，歷來各國在中國均有租界或重要地域，如上海之公共租界，以及北京、天津等地之各國特殊的權益是也。

雖然，中國亦不敢奢望收回各國之權益於一朝一夕，但是，對於二十年前日本對各國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先例，不無憧憬。不過日本留在外國的財產，與中國兩世紀前留在外國的財產比較起來，實相差太遠。除前述種種不平等條約以外，尚有各國在華之「領事裁判權」。此「領事裁判權」乃表示中國的司法機關，無權受理外國人民的訴訟事件。至一千九百二十八二十九年之間，中國人民對於不平等條約壓迫的反抗，益趨激烈矣。

美合衆國的態度，與各國迥不相同，對於不平等條約之廢棄，甚爲贊同。美國希望中國政府收回租界後，仍能有保護中國的機會，以及適當的行政。

但現在因爲日本進駐，以致此租界問題無法再提。但日本亦曾聲明，協助南京國民政府收還租界解放中國人民爲最大目的等語。

自此次中日事變發生以來，中國政府反而因爲外國租界而有所依靠，此蓋由於租界能保障中國政府的財富，并確保與外界交通路線之故也。

蓋中國政府依賴租界之思想，祇有在緊急的戰爭時，感覺非常適宜，中國政府的理想是，與其淪陷於日軍之手，毋甯讓之於親善的友邦。然而日軍若一旦撤退時，中國政府果能再恢復其在租界之機能乎？至

該時期，美合衆國必信守諾言而放棄其特權，又中國政府亦必利用美國以反抗其他諸國的壓力。

對於美國在中國的進出，必有「美國勒索中國」的謠言，但對此謠言，祇要回答一句：「中國人並不以爲美國勒索中國。」

所謂「勒索」——美國在中國的投資總額共計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該項投資，普遍於各方面，例如：華南之桐油，錫鑛等之開發，華北之燃料、皮革、豬鬃，茶、絹之收買，此開發之舉，決不使中國人之生活標準降低，因爲中國人民的生活標準本來就不甚高。

其他商業的活動，如販賣國外生產品，其中最重要者爲火油。美合衆國爲中國火油媒介的首座，此項營業，規模大而且利潤極厚，最近又有機器之販賣。對於促進中國之新工業化，英美實有極大的貢獻。

對於中國投資的第三種形式爲各種貸款，其中以鐵路貸款爲最，他如安定通貨之借款，設立銀行之借款，輸入資源之借款等，亦佔極重要之地位。

該項借款，中國政府以關稅及鹽稅的收入作抵押品，并以此收入的一部分償還之，是爲中國唯一的辦法。對於這個辦法有許多反對論者，他們的論調是：『對外借款是政治權及財政權的現實手段，此項以稅收作抵的辦法等於拿中國政府的機能委託於外國人民之手中。』

中國輸入物品，大部分經由租界或條約港，故租界亦有主張權力及地位上的特殊優勢。

現在，有海關收入及鹽稅收入的地域，均爲日本軍隊佔領。最近，中國對美國的借款，都是以美國所

需要的中國物資作抵押，這決不是所謂「勒索」，而是確保中國商品在海外的市場。

還有一種投資——除前所列舉以外，尚有精神上及文化上的投資。在一世紀間，數千位美國人因有中國人的協助，所以得能實施這種投資。

第一是佈道師，其中含有不同情社會制度的頑固者，然而他們都是極誠懇，極勤勞，極有能力的宗教信徒。這些佈道師，非常關切着中國人民的生命和健康。美國僑民中，亦甚為愛惜中國人，其中有一小部份，是以學術的方法，來改變中國人之哲學態度，比較起來，救護中國人生命者占大多數。

此種慈悲為懷的態度，可以在醫療方面證實之，在中國的美國醫生與各種艱難的環境奮鬥而建設現在的醫療機關，中國人對於這輩醫生們都表示感佩和敬意。

最近宗教事業及醫療事業，已由一般教育機關擔任，是足以表現中國大規模之教育機關急速發達的事實。

若不是中國人熱忱的協力，決不能達到今日的地步，此在範圍內的事業，亦將成為美國投資的一種。

以「復興中國」為藉口而要求分配權益一事，雖係美國人目光的短視，然而因為美國在中國地域進出，促使中國的覺醒，例如：宋氏三姊妹均出身於美國大學，而蔣介石氏亦為基督教徒。不僅此也，數十萬中國人，均接觸過美國文明的氣息，此亦為有重要性的事實。

中國之新展望——中國人民之醒悟，在十九世紀的亞洲歷史上政治上精神上都占極大的地位。美國人

對於這民族興起的貢獻，何能估價？這真是勇氣，希望，血淚，信念，各種融和的貢獻，諸位對於在醫院中接生過六千個嬰兒以上的范博士的努力，該如何評價呢？

又對於山西省最初的鐵道監督的努力，該如何報酬呢？他們乃真正的投資者。

中國經濟力的將來，實在未可限量，世界上已經沒有像中國這樣蘊藏豐富而未經開發的國家了，倘能利用這財富，必能使四萬萬中國人民的生活標準變化，又可以增進商品的需要。其方法有二：一為商品之直接輸入，第二是在中國製造商品，此兩法都需要外國的資材，資本，技術等。還有，要求發展，必須廣闊公路，將來必有一天造成廣東到西藏間的交通路線，而從雲南的山岳地帶至山東的海岸，各處均能以迅速便捷的路線溝通。

將來誰能扶助新中國運輸的建設？只要看將來中國交通機關所用的橡皮胎是大阪所製抑亞克琅(Akro)所製，而決定中國的將來，及美國在亞洲的將來。

所以，我們在亞洲政策決定的根據，不但在保護我們所投資的數萬萬金元，該款不過由 San Pedro 派巡洋艦隊到Guam 的經費，尚不足十分重視，所關切者，厥為中國將來精神上以及經濟上的權益而已。

## 第九章 日美關係

日本美國間交際的時期甚短，祇有八十餘年，但其關係則甚複雜，我們在中國一方面之將來如何，全

懸日美關係以爲斷。

一千八百五十三年，美合衆國促使日本開放門戶與外界交通。當時波爾里提督對日本要求保護，他是到日本羣島的第一個美國人。

經過一年以後，波爾里提督由中國再到日本，所有交涉。日本毫不讓步，於是，波爾里氏遂命其部下開炮轟擊以恫嚇日本，此種行動不但表示美國有相當之武力，並表示「日美親善」而使日本享受利益。

美合衆國於第二次派遣一位有能力而富於忍耐性的外交官爲使節，至是，日本始承認修睦邦交的關係。此外交官爲紐約之赫里斯氏。赫氏在日本度了三年的孤獨生活，而時時受到日本國內各黨各派傾軋的威脅。

**與日本最初條約**——赫氏努力的結果，在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同日本簽訂了最初的條約。赫氏之態度及美國人民歡迎日本代表的情形，竟引起了日本對美國的好感。最初期的貿易均偏重於日本方面的利益，後來根據赫里斯的提案，日本纔征收關稅以建設海軍。

此後，日本的進步，一日千里，在此短促的期間內突然強盛起來，實可稱爲世界無匹。十九世紀末葉，美合衆國承認日本進步的事實，欣然應諾日本的要求而讓渡各項權益，特權，治外法權等。當時的日本，已成爲世界列強之一，及日本與滿清戰爭勝利後，益使其理想提高，而急欲吸收西歐諸國的精神文明以及軍事等技術。

美國政府之「門戶開放宣言」並非以日本爲目標，乃係對西歐諸國而發，故當時的日本，甚爲歡迎。日俄戰爭日本獲得勝利以後，使日本一躍而爲世界上一等強國，並促使與美國發生高度的友好的情誼。在那時期，美國以爲日本微弱，故非常同情日本。在簽訂樸斯茅資（Portsmouth）條約時，能得美國大總統的參與，所以對於日本，又係有利的。

~~~~~  
最初的紳士協定——日本向美國移出勞働者，爲美國的「排斥東洋人法案」所阻止，日本遂認爲這是美國政府對日本人民的侮辱態度。

美國羅斯福大總統利用了日俄戰爭調停的好感，而進行商議，以締結「紳士協定」，而後另以他種方法排斥之。於是，日本在精神上，獲得了平等的待遇，乃由日本政府自身發出禁止日本勞働者移殖美國的命令，并負調整因移民問題而發生的紛爭之責。

美國對日本移民的態度，雖使日美兩國國交上受到一種打擊，但因「紳士協定」的簽訂，也使日本獲得相當的面子，美國亦能藉此以防止日本低級勞働者之流入。

美國人或者以爲日本政府不能遵守「紳士協定」，因日本有很多人民祕密入美者，其最堪注意者，爲「照片婚姻」問題，即已入國之日本人，與日本國內之女性照片交換而即爲結婚，以夫妻關係呈請美國政府，要求獲得入國的許可。

前所述者，均由經濟問題而發生，日本人在美國的事業，係在美國之加里福尼亞州（California）種植

蔬菜及生產脂肪，排日法案之制定，即由於該州政府的要求。

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至一千九百二十年，在亞洲大陸發生的各種事件，已成爲紛爭的原因，日本將霸占青島周圍的德國人的財產，以及要求山東省的永遠的地盤，遂對中國政府提出二十一條的要求，結果，更變爲石井子爵對華盛頓的要求。

至此，美國對於日本的態度，完全表示反對。日本參加協約國而出兵，但其戰果甚微，僅獲取赤道以北之舊德領的委任統治地。縱在此委任統治之各島內，發見了經濟的資源，因爲委任統治條款的拘束，亦殊不能稱之爲「軍事上的收穫」也。

〔名譽的損害〕——日美關係之緊張如此，美合衆國在華盛頓舉行軍縮會議時，日本又遭受了名譽的損害。

繼之美國下議院通過了「排日法案」。該法案之結束，由於日本駐美大使的聲明。其聲明云：『排日法案倘通過成立，美下議院則當負重大的責任。』故下議院解釋其聲明爲有警告性的，并指其聲明爲最後通牒或最後的恫嚇。

最後，該排日法案終於通過，日本駐美大使歸國，過於傷感而死，蓋該大使不知「重大責任」一語之英語原文在外交詞令上顯然含有特殊的用意也。

然而，無論加里福尼亞州民對日本人之態度如何，美國政府仍對日本採取親善政策，前後兩次的日美條約均改訂，變爲與日本有利，但一方面，美合衆國卻又欲維持中國的自由及其鞏固的獨立，中日兩國在

亞洲能否以隣邦的關係存續其間，均在乎美合衆國的方策如何。現在中日事變發生，日本表示不同意其可能性，以致又開闢了日美兩國間無條約的新時期。

~~~~~得過且過的主義——日美兩國間的現狀，在華盛頓稱之爲「得過且過的主義」。

一千九百四十年三月日本外務省情報部長須磨曾有：『日美兩國間的誤解，其原因有二：一是日本在中國侵害了美國的權益，二是美國反對日本侵害中國的主權。日本人却以爲第一個原因乃是美國人的重大問題。』之語。

此種言論之發表，足見每日親近美國人之外交官尙不能理解美國對於條約及侵害條約者之重視，日本對於美國之經濟權益固甚關切，但對於美國之道義的信念，殊過於漠視，現在尙有二百件抗議事項，留於東京而未解決。由此情況觀察，兩國間之情感，一時當然不能恢復或改善，由大局觀察，日美間現在的疏遠，在於美合衆國之道義的重大問題。

聖戰——日本在道義上，亦有更強烈的反感，日本的愛國主義決非單純的國家主義，而是與生活同樣方式的深奧的宗教化的主義。

日本人民以爲天皇陛下是九千萬日本國民的人神，在與中國的戰鬥中，亦祝福天皇陛下，并抱有日本非占據在亞洲之指導地位不可的理解。此種見解，我們可以解釋爲：「無止境的侵略」，但日本人却以爲這是不可侵犯的「帝國之道」。

於是，日本侵略中國及攫取亞洲指導者的地位的事實，在日本人稱之為「聖戰」。故而，美國的干涉，不僅係不親善的舉動，而且是冒瀆了日本的尊嚴的舉動，此為日本軍人及一般民眾的見地。由此種狀態觀察，兩國間情感的疏遠，種根已深，決非僅以些微的讓步即能補救之事。

**禁止輸出之可能性**——日本遭遇美國廢止了一千九百二十一年的條約時，不僅憤慨，而且驚愕，因為禁運的背景是潛有禁止對日本輸出軍需資材之故也。

一千九百四十年秋季，美國所施行之禁止輸出的手段，分為兩種：第一，對於轟炸不設防城市的國家禁止輸出飛機，以及航空用之汽油等物資，倘輸出美國國防上的重要商品時，須獲得政府的許可。第二，先禁機器類的運出，而後到了一千九百四十年美總統宣言又增加禁止屑鐵及煤油的輸出，於是一般人推測美國政府將對日本禁運任何種類的軍需資料。

然而在事實上並沒有全部禁運，經過了數星期後，美國紐約泰晤士報記載：「輸出商人正在努力尋求可以輸出之物資。」例如禁運屑鐵命令僅禁止第一級之鋼鐵屑，此外尚有伸縮性。

一方面，在華盛頓的美國政府却表示：「禁運行動是求保國防上的必要資材的措置，並無反日的意圖。」此項宣言，殆為保全日本顏面的手段，美國注意其國防力而不能輸出軍需資材一事，大部分之美國人均有認識，而日本人以為其不合理。

日本以為美國對日本禁運軍需資材，乃係不親善的政策，美國的舉動，日本均視為重大問題，但並不

公然聲明，而於同年六月三日朝日新聞曾載：「萬一美國政府表明限制重要原料之輸出，日本則必提出抗議，而採取適當的措置。」

日本之不瞭解美國，亦有其相當的理由，蓋日本以為使美國逐漸許可輸出的理由，乃能促使日本在亞洲勢力的膨脹，故認美國是懷有敵意的。

美國的行動，早可斷定，在一千九百四十年初，美國實行擴軍政策時，並沒有加強軍需資材的供給，只是下議院主張傾力於海軍的建設，關於此點，亦無對日本禁運的必要，至於下議院提出數十億金元之海軍再擴充計劃的問題時，上議院尙未議決禁止輸出。

此種新國防意識的抬頭，在法國崩潰之前，殊未料及法蘭西共和國於幾個月之內遽予消滅，而英國海軍備受威脅，美國料想大西洋在此數月間尙能維持安全。

所以美國再建海軍的刺激的原因，乃在乎感受日本海軍的威脅。

對於美國的軍備，日本當然甚感疑惑，而同時對於美國禁止輸出論者言行並不一致，亦感懷疑，

美國一方面由政府抑制禁止輸出論者，一方面下議院主張增強太平洋的海軍力，也就是一方面數十萬萬金元以擴大海軍，另一方面對美國對抗之海軍國日本供給屑鐵，此舉實屬矛盾。

美國人念念不忘之禁運問題，其中原因至為複雜，其一為中日屢次之控訴，美國對日本繼續輸出屑鐵而抑制禁運之時，愛護正義之美國人在無線電收音機內聽到中國政府代表者的控訴的呼聲，即變更其思想

。中國政府之控訴爲：『我國婦女，現有遭受轟炸，貴國人民對於日本之行爲必有厭惡之感，貴國滿腔同情及廣大之援助，甚爲感激，然而不知貴國能制止日本之暴行否？』

~~~~~  
現在的好機會——因爲這一次歐戰，美國經濟上的負擔，逐漸加重，在政策上及國防上都引起了新聞問題。但是，另一方面因爲日本進出美國之意志漸強，萬一美國表示其道義的立場，則雖有危險，然終不失爲「現在的好機會」。

現在日本不能獲得交戰國的供給，所以不得不依賴美國供給軍需品若干種，例如煤油，在一千九百三十年日本僅由美國輸入其補給額之一半，但至一千九百三十九年末，輸入量已增至百分之八十五。又日本向美國購買之屑鐵總額，在中日事變以前，僅占需要額十分之六，而至一千九百三十九年末，增加至十分之九，一千九百三十九年之初日本僅向美國購買十分之九的銅，但至年終即購買其所需要的百分之九十九，又一千九百四十年七月一日，日本向美國定購之屑鐵，其數量之大，爲前所未有。

因日本由輕工業轉變至重工業的關係，原棉之購入額逐漸低落，一千九百三十八年日本購買美棉額已降至前四年平均數額之半，但軍需資材則日有增加，一千九百三十九年日本雖禁止「不必要品」之輸入，然所購買二億三千一百四十萬五千金元之貨物，其中百分之七十三、五爲軍需方面所應用的資材。

在道義上，美國雖對日本禁止輸出飛機，但並不禁止製造飛機所用之金屬原料品，又煤油類中，亦僅禁止航空用之高級汽油，此外一般煤油，並未禁運。

因日本歷來不十分向美國購買全套之兵器，僅向美國購買兵器的原料，經本國製造，較之購買製成品為有利，故道義上禁止輸出，其數額僅日本全部購入額十分之一。

數月以來，聞日本擬與南美諸國締結通商協定，以補日美間通商的缺憾。該舉在表面上似有可能性，但其結果必歸於泡影。日本對南美交涉中之最重要最成功之「日阿通商條約」，不過規定每年交易六、〇〇〇、〇〇〇金元而已，但現在日美間之貿易數額約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日本倘取南美諸國而代美合衆國，則需派遣多數的使節，而需耗費大量的資本。

又日本再三接近荷印方面，因該地為重要的煤油源泉，但經營該項煤油公司者，係英荷所合作，恐英國不致於讓送與日本吧！

日本之境遇，既如是脆弱，所以美國如有所表示，現在實是一個「好機會」。

兩面的動向——對日禁輸的反對論者說：「中日事變的結果，日本損失甚大，其經濟狀況亦受到意外的崩潰。」

日本現在生活費用高騰，稅金增加，日本國債之發行額亦減少，而對外之信用已降低三分之二，又日本通貨的準備，並不充足。

但是，日本的農民究竟能忍苦到甚麼程度呢？西歐諸國自不能了解，或有人云：「日本的資力，已趨枯竭。」然是否事實，究屬還是疑問。

美合衆國憑着過去十年的經驗，始明白經濟理論上的健全不是國民生活的最高要素，試觀德國現在的戰時狀況，便可明瞭這是一句經驗之談。

所以日本必先自己崩潰而後解放我們對亞洲之責任，此種論說，殊不合理，時間問題，就能發生經濟方面嚴重的作用，而我人之「不干涉政策」，的確是合理的論說，並不是毫無根據的。

如是，美國進出行動之時機問題，變為雙方議論的目標了。

我美國政府的行動，並不完全反映着民意，但最近a^{ll}投票測驗時，四分之三的民衆，都表示施行削減對日本之軍需品的輸出。對於禁輸問題，新聞雜誌方面的輿論亦提倡甚力，對政府的各種提案，都反映此項輿論的趨勢。

不是戰爭的戰爭狀態——一千九百三十七年的七月，中國蘆溝橋起了事變時，尙未修正中立法，所以美國大總統僅宣言中日間的戰事是「戰爭狀態」，而適用其條項。

一方面既有廣泛的軍事進出的行動，又一方面有同樣的抵抗，這還不是「戰爭」？爲甚麼稱之爲「戰爭」？此矛盾的斷定，必有其意外的理由無疑。

此理由的根源在於美國中立法除「戰爭」外不能適用的原故，對敵行爲是雙方的錯誤規律，則能使美國失去其正義的態度，若將此種規律適用於「中日事變」，中國與日本均同有違法之處，所以四分之三的美國人所主張的對中國的援助。殊無法使之實現。

並且該項規律之適用，等於承認中日間的交戰權，亦等於放棄受保護於中國的美國人及美國人的財產同權益。如是，美國自將避免危險，而一千九百三十七年的當時，美國亦不敢聲明對亞洲的將來漠不關心。

嗣後，美國國防部以爲中立法有所誤用，就是中立法並不因無戰爭而不能適用於中國，故以爲此項中立法難以信用。

對日本禁止運出之論據點，即在乎此。一千九百三十七年，尙未採用「現金本國船舶」主義，而對此尚有強力的反對論，修正後的中立法，因中國並無商船，所以反而於日本有利而使中國受損害。此法律僅適用於歐洲，而完全不考慮亞洲的環境，以致不能應付事實。一方直接禁止運出，而另一方面施行輸出許可制度，一般人均不能揣知政府當軸用心的根據。

~~~~~  
日本必施報復——日本有具體報復的可能性，萬一施行禁止輸出，日本必在中國發起反美的暴動，也一定會唆使中國人爲其暴動的對象，這是日本常施的巧技。

在日本軍隊佔領的地域以內，美國約有僑民一五、〇〇〇人以及價值數萬萬金元的不動產，該項資產，恐不能毫無損害的脫離日本的掌握。

美國在中國境內，不但有 Socony 煤油公司的設立，並有佈道學校、大學校、醫院、出版社、以及其他文化事業。此種教育事業的投資，其數額不在商業投資之下，日本則以爲該項佈道機關以及其他文化機

關是煽動抗日的泉源。

我有一友人，曾住在中国二十年，对日本的态度和苛刻的行动，分析得很确切。他说：『美国倘一旦禁止输出，在二十四小时内，日本占领地域内的美国佈道機關，将完全被毁。』

這雖是太極端的見解，但可表示駐華美僑中智識階級的感想。

在實施禁止對日輸出法案之先，應先撤退危險地域的僑胞，但與撤退手續的法規並無關係，我美國國民有否拒絕撤退的權利？此係一問題，況且許多僑民各負着重大的責任，而撤退是逃避危險自求安全放棄良心的舉動。

例如：在日本軍隊占領地域內的中國醫院內，有一位美國醫生，這位醫生的撤退，與一千多個病人的生死有關，其中倘有五十人有施手術後陷於危險狀態的病人，在那時候，可以強制那位醫生撤退否？

萬一，全部美國僑民撤退以後，該項財產則屬於日本軍隊所管理，雖然損害不多，但是此種事實的後果。恐怕數世代亦不能補償之。

然而此報復可能的議論，並不會發展到「禁輸能否惹起對日戰爭」的問題，因為事態複雜多端，不會直接發展到戰爭的狀態，但事實上禁輸乃是容易惹起日美戰爭的主要原因，則毫無疑義。

在施行戰爭前，全靠我們一國施行禁輸一策，乃是刻薄的外交政策，相當於敵對的軍事行動，所有的結果，必須加以相當的考慮，最後尤須覺悟非脫離保障安全之殘骸不可。

我們既已知日本必施行報復，而故意的以禁止對日輸出並以其他經濟的方策處罰日本人，實是一件愚笨的舉動。既要施行禁輸，還要暗中提防，應當利用美國海軍的亞細亞艦隊，到夏威夷羣島方面去防意外的變化。

這決不是軍國主義的論說，這實在是外交政策施行前的準備的計劃。總而言之，禁止對日輸出是一個危險的方法，它後來的結果，必先預料準確纔好。

再其次的報復方法必出於日本的經濟的報復，日本既被斷絕了百分之七十三的貿易，其餘的貿易當然不能正常。同時，貿易關係亦必趨破裂，到那時候，日本損害雖較美國為多，但吾人亦不能不蒙受相當的損害。於此，又將發生了新的議論。

~~~~~  
良心上的犧牲——倘然對日禁止輸出，則有相當的損失，單就軍需資材方面而言，約減少一億七千五百萬美金的收入，此外，對日本輸出的棉花，成為美國過剩的生產物，還有屑鐵是比較沒有生產性的物資，故利益減少。

日本提出經濟報復，對美國之生絲輸出，自然也趨停止。生絲為我國重要的輸入品，而且是必要的原料，雖然一般傳說最近能以人造絲為生絲之代用品，有人造絲吾人可不依賴生絲，然而事實上殊不盡然。試觀乃倫人造絲之現狀，即可明瞭，該項人造絲之製造，由強有力之公司支配及宣傳，耗費多年時間之準備，並大量數額之投資，僅能達到現在的局面。現在的生產額祇能製造機子一、〇〇〇、〇〇〇雙，

但美國的穀子消耗量是六、〇〇〇、〇〇〇雙，此相差之數額，能於短期間內不發生經濟的混亂與不安否，無論任何的急進主義者亦不敢否認之。

此種經濟上的混亂與不安，乃由禁止對日輸出所惹起之最不利的經濟犧牲。又因船舶業，進出口商人均瀕於失業，我國現在的經濟狀況並非景氣，已有失業及其他不安的問題，行政及國防上又支出鉅大的費用，倘因此而更加增負擔，實非聰明的政策。

總而言之，對於禁止對日輸出的反對論者，決不僅是少數的富裕的石油公司及屑鐵商人不肯放棄權益的問題，而是對日禁輸以後，即使我美國國民增加負擔，事實上，禁止對日輸出不但危險，而且是耗費甚大的方法。

亞州之大勢——禁止對日輸出以後，當然使日本與諸國間的關係發生政治的反響，是禁輸為軍事上的，經濟上的，以及政治上的要因。

對於日本的政治機構亦有影響，在過去二十年間，日本國內發生糾紛，就是企業家，實業家，及自由主義者所主張的：『日本的將來，在能維持和平的狀態，與全世界通商關係及國內代議制民主主義政府的發達。』這一派謂之「立憲主義者」。

在十二年前，似乎前述之一派得勢，即由於鄉男爵的政治指導力及大商業公司之經濟指導力之下，使政府機構對國民政治的意識負完全責任。

到了滿洲事變以後，這對立的狀態，爲之一變。

因爲含有宗教色彩的「愛國主義者」的抬頭，以致自由主義者的立憲派漸漸不能支持其主張。到了一千九百四十年五月，最後的一個自由主義政黨，亦被剷滅，議會及各政黨放逐齊藤代議士，此實屬意義深長的舉動。

日本漸漸施行着一國一黨的法西斯體制，而其動向爲歐洲局勢的惡化所促進，但其間亦屢屢使立憲主義者獲得勇氣與希望。

於此，倘對日禁止輸出，則促使全日本入於法西斯主義推進力之下，而美合衆國則成爲日本帝國之第一對敵。

此種敵對的行爲，足以解消我國對日本帝國親善的關係，二三年以前未發生各種不愉快事件時，美國人對日本人實有友好的態度，日本人對美國人亦然。

例如東京橫濱發生大地震火災時，美國即刻捐助救濟，又最近逝世於美國之日本大使的遺骨移送回國時，美國特派巡洋艦賡送，以表示其敬意。

除上述以外，美合衆國的政策，亦屢屢對日本表示友愛之情，美國人又何嘗不欲維持兩國間友好親善的關係？

「禁止對日輸出」必損壞兩方所建築之一切利益。

「禁止對日輸出」的主張——但是，一方面要求禁止對日輸出的呼聲，仍然甚高。此種主張，乃由種種矛盾的理論而發生，即由美國專門傾心於國防事業，以準備敵人之來襲，一方面以重要物資援助中國，另一方而供給日本以毀滅中國的工具，致使吾人在中國權益備受侵害，凡此種種矛盾的現象，均為造成對日禁止輸出的遠因。

在過去三年間美國對中國政府貸與借款凡九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以上，其中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係安定通貨之借款，二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一項及二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一項為購入物資之輸出入銀行的借款，其中二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一項，係以桐油及銻之輸出作抵押。最初，中國桐油經由印度支那向美國輸出，但至一千九百三十九年十二月日本軍司令部發表日軍轟炸雲南至印度支那間的交通線，致中國輸出卡車隊四分之三遭受破壞，該項卡車隊伍正運送二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借款的利息，故此項轟炸，不但中國卡車隊受損，即美國亦蒙其害。

更屬奇妙者，此時轟炸所用之航空機，乃係採用美國之設計而以潘薛凡尼亞洲(Pennsylvania)出產之金屬所製造，又其所用之燃料，乃係南加里福尼亞州(south California)出產之燃料，並且轟炸所用的炸彈係以新澤稷(New Jersey)之鐵屑製造而成。

矛盾的現象，不僅此也，還有我們希望救濟中國的難民，但一方面却供給物資與日本使之製造數百萬中國難民。

慎重歟？斷行歟？——關於禁止對日輸出的問題，有斷行主義與「安全第一」主義的衝突，這種衝突，等於良心上的衝突。

若以一般投票測驗的結果爲準，則大部份的美國人民均傾心於「斷行主義」，倘以華盛頓的抑制政策爲準，則守慎重的政策。

除上述兩個主義以外，關於禁輸問題，另有一種論說乃謂美合衆國在中國之權益甚大，是與中國政府同其運命，所以美國萬一阻止日本的進出，則必須爲「自利」而行動。

他們以爲受日本飛機轟炸者，不啻爲美國的財產，並且美國在中國的將來，亦將因日本之進出而備受影響。他們又相信現在的中國市場爲美國所重視而不可缺的場所，故將來必有一日美國爲中國之獨立盡其最大的努力。

如格爾克魯氏及其他黨員所指示，倘以中國人民爲四萬萬顧客相待，則供給日本資材以屠殺美國之顧客一事，顯非美商(yankee Merchant)應有的行動。

又有人由此而推想日美戰爭之無可避免，僅爲時間及場所的問題，又主張現在的日本甚爲脆弱，所以美國應即阻止日本的不法行爲。

然而一般民衆並未想到此點，並不以爲日美間武力抗爭是無可避免的事，衆信若非亞洲諸國犧牲而使日本強大，日美戰爭必不致發生。採此說者，殆以爲美國先爲其本身的利益對日禁止輸出，而後對於兩國

間紛爭之經濟的原因，以友好的感情，合法的解決之。

前所述各種見解，有一共同的理據，就是他們超越遠東目前的情勢，而透視將來的局面，以為由遠東撤退一事不是聰明的政策，我人之物資供給，倘能使日本之支配適當，將來則有長期的利益。

中國人民已指摘此點，而對吾人警告云：『我們中美兩國是為將來的自由而奮鬥的同盟者。』

第十章 日本勢力的膨脹

自一千八百九十五年以來，日本已決定了尋求友好的鄰邦為方針，試看日本佔領台灣、朝鮮、以及其他委任統治地、滿洲、華北、海南島等地之情形可知。現在更將公然欲為東亞的支配者了。

美國人嘗對此表示同情而言：『日本國土狹小，而人口稠密，為解決過剩之人口起見，不得不獲取新領土。』

蓋日本地方之可耕地甚少，現在人口的密度，平均每一百平方公里有八百人以上，此密度約有新澤西(New Jersey)州密度二倍以上，此實為日本勢力膨脹的原因。

日本人的生殖率甚高，每年約增加一、〇〇〇、〇〇〇人，因日本人口之激增，於是，更非解決其人口壓力的問題不可。

然而日本並不是一個善於殖民的國家，也不是一個善於開拓的國家，例如領有台灣已達四十五年，但

日本人之在台灣者，尙屬稀少。又自一千九百十年合併朝鮮以來，已三十餘年，該地之日本人民亦不多。滿洲雖係殖民的重要地域，但每年還要由山東省地方僱入苦力一、〇〇〇、〇〇〇人以耕作，雖感受人口之壓力，而不能促進向滿洲之移殖，所以日本政府爲了移殖人民，組織團體，並給與補助金以獎勵之。

在一千九百四十年菲律賓沒有施行入國限制以前，日本人可以自由的移入菲律賓，最近日本人之入菲律賓者，每年平均約有二、八〇〇人。菲律賓之地域雖並不遼闊，然地位頗形重要。日本人亦有入夏威夷者，在南洋羣島之日本人，現在約有一五〇、〇〇〇人。

到達該地域之日本人，均係在生產或交易方面受過訓練的，爲重要的支配者或大規模特許權的所有者，他們從事活動移取各該地方之富源歸日本所有。

沉重的壓力在此——倘有人以爲日本并不受人口的壓力，實係無常識之談，伊等一如紐約及 Detroit 之情形，而以工業化並依靠廣泛之商業經營而解決。易言之，日本人不希望殖民他地，而祇希望獲取支配權，而其支配的對象，不僅是宗教上的或感情上的，而且是經濟上的。

蓋爲處置此稠密而逐年增加的人口，必須計劃國家工業化，國家工業化之要件有二：一爲取得廉價的原料，二爲獲得銷售製成品的市場。

日本初期的膨脹，並不是由於經濟上的原因，獲得台灣時，並不欲採取重要原料，而欲建設在中國沿岸附近的政治上的及軍事上的地位，再向滿洲、華北、南支那海等地域進出，其目的明明是求取原料的資

源。

對滿洲的要求，乃因日本缺乏高級燃料，其目標在全世界最大的撫順煤礦。

日本已在滿洲建設南滿鐵路，而圖謀工商業的發展。此南滿鐵路為運輸大豆而設，并以大豆之收入償還建設鐵道之債務。

在華北方面的進出，亦抱有同樣的經濟的目的，該地有世界聞名的煤及鐵的埋藏物，并且華北又是亞洲最有希望的棉花的產地。

日本進出於市場的速度，甚為遲緩，因為在東亞的全部，都有居間商人從事活動，故日本人之境遇，甚為不利。此項居間商人乃為中國人，中國人民頗能獲利，例如亞洲東南部之最大商場——新加坡，乃是中國人民國外的大都市。不但在新加坡如此，即在南洋各島間購買縫衣機之針，甚至汽車之車軸，均由中國人經營。

所以日本人以中國人為勤勉而且有經驗的敵手，結果，日本非以廉價的商品及有相當組織的支配辦法而依靠中國人民的協力不可。但是，中國人却常以限制交易的手段使日本備受經濟上的打擊，故日本人為獲得必要的市場起見，故欲掌握其政治權。

日本政策之決定者，為三井、三菱及其他支配大產帝國運命者，彼等向來就將商品推銷於世界市場，而使巨大之海運發達，以迄於今日。

其中雖屢次遭受損害，但最成功者為與占有龐大市場之某國締結通商協定，其協定中最重要者為絲綢物之交換事項的規定。

日本根據契約，購入一定之原料，而對印度及爪哇各地出售棉製品，又與美合衆國締結紳士協定，而在菲律賓佔有棉布的市場。

忙亂的愛國主義者——日本對第三國之交易限制，漸感不滿，並且日本經濟的前途，恐不能維持或確保歷來之制度及協定，於是日本權益的膨脹，成為非武力的而且非愛國的政策。

帶有宗教傳統思想而善於鬥爭的日本人，對於此種膨脹有特異的觀念。他們並不以為膨脹是解決過剩人口或適應經濟必要的方策，彼等欲實現占有世界勢力之日本必然的命運。該愛國主義者的政治黨派自占領滿洲以來，建有相當的基礎，此後，日本的膨脹政策遂注重於政治的局面。

雖然在經濟方面亦並不輕視，蓋因辯護膨脹政策時有相當根據之故也。如是，東亞的新秩序之戰線，遂以構成。

田中大將的奏摺——日本之膨脹政策，在世界上並不能稱為新政策，其創始尚在著名的「田中大將的奏摺」時代。此奏摺是在一千九百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由田中首相捧呈於日本天皇陛下的，也就是日本征服滿洲及蒙古的計劃書，其中亦論及將來美合衆國陷於敗退，以使日本占有世界最高之權力一事。又聞該奏摺內，關於滿洲蒙古之佔領，鐵道之建設，工商業之發展等均有述及，長約一萬餘言。

此奏摺已爲中國人民尋到而加以公佈，但日本政府聲明此係中國人所偽造，迄今仍然否認，并指摘文中之矛盾，而斷言決不容許日本人犯其謬誤云云。

迨經過兩年以後，此田中奏摺問題即告解決，因滿洲事變，日本不得不暴露此奏摺上的計劃也。

尚在國民的眼前——一千九百四十年四月，陶錫克海軍少將在下議院海軍委員會會宣讀田中大將的奏摺，而主張美合衆國海軍的軍備須對付該奏摺的計劃。在那時期，美國海軍部否認陶氏之見解，且日本駐美大使立卽聲明該奏摺中有六大矛盾，故不可深信等語。

關於田中大將奏摺的真偽問題，其實無須爭辯，只要看下面兩個重要的事實，即可明瞭。第一：田中奏摺并不是死文章，而表示着日美兩國間重大的思想的根據，第二：自一千九百三十年以來，日本的軍事政策，專致力於此奏摺上的計劃，假使說，這是某一中國人所偽造，此偽造者實是一位偉大的預言家。

所公布的政治政策——初期的日本征服，是專爲自己的防衛，該時期最顯著之例證爲朝鮮的征服，日本人稱朝鮮爲「梗在胸前的短劍」，因日本羣島接近亞洲大陸，而朝鮮海峽甚狹而梗阻其間，日本在數世紀間圖謀國家的發達，而孤立的保持其純粹性及團結力，而後，因受美國的影響，及交通工具發達的關係，以致日本對於大陸的關係，變爲重大。

近代的日本人，並不感到其國土爲中國人征服的危險，日本雖謂爲自己防衛，但事實上，除經濟上的自己防衛以外，并不需要軍事上的防衛。中國人是愛好和平的國民，在最近數世紀間，并未有膨脹其勢力

之慾望。

然而，日本一方面對俄國之支配力感覺相當的恐怖。日本所引為懼怕的「胸前的短劍」不在中國之掌握中，而在俄國之掌握中。俄國的確有膨脹的趨向，西比利亞東部之富源，雖甚豐富，然無不凍港，僅恃 U-ladivostok 為其唯一的重要港口，故經由滿洲南進為其自然的歸結。

在亞洲東北部，日俄兩國間亦因經濟關係而對立，例如：堪察加 (Kamchatka) 半島沿海的漁業，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產業，而魚類為日本食物中之重要項目，又庫太島在地理上也是日本羣島的一部分，而該島為日本出產煤油最豐盛之地力，日俄兩國均欲奪取該島，所以當然要發生紛爭。

因為航空的發達，日本的「自己防衛」的觀念，更為新穎。然而東京離開 U-ladivostok 僅六百公里，並且日本之房屋均以白木板及紙製造而成，很易受轟炸的影響，所以關於俄國之威脅日本人的風說，并不是假的，俄國不但是日本的仇敵，而且是克服日本的遠東唯一強國。

職是之故，俄國對中國的包圍政策，以及包圍的影響，成為日本人重大的威脅。

共產主義屬於俄國否？——中日事變的初期，全世界人士均解說中國共產主義之支配者為日本之十字軍，但日本決不容許其特異之點。

日本之所引以為恐懼者非共產主義，而為俄國，故日本軍隊之戰鬥力專集中於內蒙古，日本人對俄國之恐怖，有如病魔，但對於俄國之威脅，日本在各方面均認識之，萬一希特勒與史丹林之條約不能成立，

日本則必不待歐洲戰局之結果，而於防共協定締結前與德義締結軍事協定。

在亞洲大陸之日本作戰，乃爲最有効之防禦陣地以對付俄國的包圍，此點實含有至理，如紐約萬一離整備之敵性根據地僅在六百公里以內，我人亦早已計劃「自己的防衛」了！

不幸得很，日本以爲對敵其特殊局面之自己防衛計劃，除了犧牲中國以外，並無他法可以實行。中華民國的共和政府，有一時在於俄國的勢力下。而共產主義逐漸的蔓延於華北華西一帶，以致智識階級亦起而追從。此後，中國人實踐民主主義之時，共產黨間之蘇聯的指導性，漸感衰薄，然而現在日本對該問題並不重視。

或有人評論俄國人與中國人個性不同，特對於共產主義之觀念，亦有差異。職是之故，對於共產主義之浸潤的評價，估計過高。在俄國之社會機構的重要部分，土地權屬於國家，即係共產化之明證，但在中國，却并無此例。并且中國人非常尊重個人主義，家庭觀念甚發達，而對於社會意識至爲薄弱，所以我們就發生了一個問題，就是中國人比俄國人是否能以調和的意識確立社會組織。又中國之所謂共產主義，其意義及結果恐與俄國不同，對中國人之能瞭解者，均信中國人對於個人問題及家庭問題，較爲文明，不似俄國之發生混亂及弊害，始能適應經濟上的及社會上的新情勢。

中國之新政策主義者——採取卜文所述之見解者，均斷言中國共產黨決不會比民主主義黨得佔優勢。易言之，蔣介石及國民黨於二十五年間所施行的改革工作，共產黨欲於三年或四年完成之，故不能成功。

曾有某君，採取上文所述見解而對余云：『由政治哲學看起來，中國共產黨比美合衆國的新政策主義較保守十分之二』

蓋俄國始終想使中國共產黨受到政治觀念及社會實驗的影響，對於受俄國的支配，感覺是中國之危機的人，相信這影響的結果，一定超出一般人意料之外。

由西歐人不能進入新疆省之事實看起來，該地必有中國共產黨員和俄國共產黨員的祕密，故俄國之侵潤的勢力，已達深刻之境。

又中國共產黨之政治勢力，亦頗偉大，在西安事變，蔣介石之屈服於共產黨之事實，為一有力之證據，嘗聞共產黨引誘蔣介石發出抗日的命令，而實行抗戰的方策，係雙方的協力而合作。

有人以為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政策，不是中國的，而是俄國的抗日政策，又等於中國共產黨利用此機會以參加莫斯科的戰爭，蓋共產黨潛入中國的目的，乃在乎威脅日本也。

萬一中國人所受共產黨的影響，然而能吸收民主主義的要素，成立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以對抗俄國的壓迫，此時日本的危險，自然可以趨於消滅。然而此項同化作用，乃是使中國強化的要素，又足以造成對抗日本勢力膨脹計劃之政府，於是日本之對抗中國共產黨的行為，是有益無損的。

「東亞新秩序」與「亞細亞門羅主義」——前述「胸前的短劍」問題，乃係自己的防衛，但以後揭示的「東亞新秩序」乃是將來的計劃的前提。

由「東亞新秩序」移轉到「亞細亞門羅主義」的事實，即暗示中日事變以來的第三件事項，此移轉之事實較「新秩序」一語之含義，尤爲深奧，「帝國應行之道」或「日本顯明的運命」等語，其意義過於明瞭，故中日事變已轉變其方向。

日本倘欲獲得中國富源內所缺乏之原料，則必須仰給於亞洲東南部，而在馬來亦有將來的市場，於是日本的真意，即南進以支配豐饒的南洋羣島，此趨向逐漸明顯。同時，我們可知中日事變爲排除南進計劃的敵性國之前提戰。

將來的中國政府，必將西歐勢力完全排除，不但不能反對日本的動作，而且對於日本的一切行動，非忍受不可。

關於日本最初即有其野心的一事，由於日本軍隊并不希望中日長期戰的事實，即可明瞭。因爲日本政府當局及軍人，均以爲在六個月內即可與中國修睦邦交。由此觀之，日本並無占領中國的慾望，祇希望中國不要阻止日本的南進計劃。

在二三年以前，主張日本實行南進計劃者，謂之「戰爭派」。在該時期，一般人以爲該派是「黃禍論」的恢復者，而誤解日本政府的真意。然而現在日本政府增設「南洋局」并有露骨的動作，以致世界上人士始相信「戰爭派」的正論。

俄國的地位——在此種情勢之下，俄國的地位如何？

因為德蘇同盟的關係，日本更能延長中日事變，並勇敢的作戰。況俄國現在是日本的敵國，故關東軍不能由滿洲撤退，以致現在僅戰勝中國之勢力，尙感不足。然而苟欲南進，又非先將中國勢力擊碎不可。對於日本之進出於南方，俄國雖不因之而保護馬來人，然日本進出於婆羅洲（Borneo）地方時，俄國必趁機在北方作梗。

倘德蘇間再不相睦，日本則就能恢復其元氣。又俄國如受西方的攻擊，日本對俄國之恐怖則必消滅。該時，美國在亞洲的將來，及南支那海方面之民主主義國的將來，都要依賴蔣介石的抗日力。

倘若日本的計劃成功，我們在中國的前哨地點陷落，我們在南支那海的地位，則瀕於艱苦的境地。若前哨地萬一還能倖存，則荷印、菲律賓、印度支那、泰國、馬來、Borneo 澳大利亞等之現狀，不派巡洋艦駐守僅以外交交涉即能維持矣。

第十一章 南支那海的防衛

在將來，必有一個國家在經濟上及軍事上為南支那海方面奮鬥，在那時防衛的手段如何？美國因為距離關係，甚為不便，由地理上觀察，可知菲律賓之易受攻擊，美國將由該前哨地撤退之事，已屢有傳說。

因美國不能進出離開真珠灣之基地四千五百公里以內之南支那海而作戰之故，此種理論，是在最不利條件下的見解，所謂最不利條件，乃：「美合衆國能單獨的防衛東半球之重要地點否？」

是僅討論南支那海防衛與美國的問題時的見解，但在亞洲有四個西歐國家的殖民地，我人在南支那海方面的殖民地，并不是孤立隔離的殖民地，那四個殖民地，在地理上及政治上都各自成一單位，在生產及商業方面，也互有聯絡的關係，也同樣的受着外界侵略的危機。

換一句話說：對美合衆國的威脅，相當於對菲律賓人、安南人、中國人、柬埔寨(Cambodia)人、馬來人、爪哇人等的威脅，此共通的危險，能使美國創造成一羣新的同盟國家，我人現在已以中國爲同盟國矣。

南支那海的防衛，不僅是美國海軍以夏威夷爲根據地的作戰，而且是以四個國家的數個港灣爲根據地的陸海空軍的合併作戰。

五個海軍根據地——南支那海有六大港口，其中有五個港口是重要的海軍根據地。

其一爲英領香港，這是一個堅固的要塞，也是一個地點適中的根據地，倘欲攻取南支那海非先占領香港不可，其占領的方法，須實行包圍的戰策，其中有三方面已被包圍——即廣東、海南島之占領及交通路的封鎖——但該根據地對於包圍的攻擊有相當的準備，倘與其他地點之防衛軍協力，則能成爲有力的壁壘。

南支那海之兩傍，也有重要的海軍根據地，東邊有美國的喀維得(Cavite)海軍根據地(在馬尼刺灣內)。西邊有安南沿岸的喀馬蘭(Kamaran)海軍根據地，是屬於法國的。

美國在遠東的設施，規模略小，平常亞細亞艦隊內不含有戰鬥艦，祇有大型巡洋艦一艘、輕巡洋艦一艘、驅逐艦一隊、潛水艦一隊、以及砲艦數隻補助艦數隻而已。該艦隊之擴大，當然極易，而作戰根據地亦能增加其戰鬥力。

最近數月間，將舊艦換新銳艦以強化美國的地位，潛水艦隊亦大事擴充并加以改良，又加設重轟炸機隊以增強戰鬥的威力。

喀維得(Cavite)之地位爲馬尼刺灣的壁壘，而被稱譽爲東亞的直布羅陀(gibraltar)。該港亦如香港有對抗長期攻圍的準備，若非先征服該港，則決不能占領馬尼刺灣。

法國海軍根據地喀馬蘭(Kamarn)有較新的設施，其動工時期在一千九百三十六年。法國曾聲明此爲法國最強有力的根據地，其正確的性能以及設施的範圍，極爲機密，且其天然的屏障甚多，故最初的占領者即以爲貴重之戰略地。

法國雖於歐洲一戰而崩潰，然而印度支那方面仍有海軍力，故該地甚爲安謐，對於日本，雖稍讓步，然并不解除其武裝。

南支那海的內部，有一荷蘭國外的最重要的海軍根據地，即爪哇島東部之蘇拉巴雅(Surabaya)，乃一堅固的防衛陣地。并與爪哇東部有陸上的聯絡，其三面都有海峽。

這個海軍根據地是荷印海軍的基礎，其海軍平常以巡洋艦三隻、驅逐艦八隻、潛水艦隊、機雷敷設艦

八隻、護送艦、巡邏艇六隻等組織之。

爪哇之另一端尚有海軍根據地，爲Tanjung Prioke。

最後一根據地爲全世界最大的新加坡軍港，該港之地位甚重要，不但是一個海峽殖民地，並且是與荷印方面有航路交通的一個重要商港，實爲爪哇西部及蘇門答臘(Sumatra)之防衛陣，又是地中海及阿非利加作戰時的鎖鑰，故可稱之爲東亞之英美生命線，並警戒第三國由北方侵犯澳大利亞之地域。

萬一歐洲的事態惡化，致英海軍非由英格蘭諸島之根據地遷移不可時，新加坡即成爲防衛陣以及全英帝國之重大的作戰前哨地。

南支那海方面的防衛問題，由海軍根據的情形看起來，可有適當之計劃，因此數海軍根據地均稱鞏固也。

空軍力——現在南支那海方面的防空力，僅從事於建設商業航線及降落地的基礎。非常時用的降落地在菲律賓已有一百處以上，在荷印亦有二十餘處，印度支那方面亦頗多，在馬來也有重要的飛機場，該領土內已有相當的航空設施，惟香港根據地則注重於水上機之作戰。

在菲律賓，陸海空軍均有相當的準備，馬尼刺南部之尼古拉(Nicolas)飛機場爲美國陸軍強有力的航空根據地。又離開馬尼刺九十公里的Staatenburg要塞也是小規模的根據地。此等根據地僅離香港六百公里，現在並不能算是絕對堅固的根據地，高射砲設備亦不十分完備，而抵抗空襲的設施，尚未臻完全，但

是可以加以擴充。

法國有接續於喀馬蘭(Kamran)軍港的空軍根據地，又在南方有西貢地方的根據地。法軍崩潰後，該地的軍力如何，不能詳悉，然在歐戰勃發以前，是相當強化的，該地每年征收七、〇〇〇、〇〇〇美金之特別軍備稅，所以關於防衛計劃，可無須母國之協助而實行。

其計劃之重要點，在乎防空，一千九百三十九年七月殖民部長對總統提出報告時，述及印度支那防衛的新計劃，其中不但主張增加兵員，並計劃大事擴充空軍，結果由荷蘭購入飛機五十架，並促進殖民地之工業的發展，以減免防衛資材之輸入。

殖民部長提出報告時，印度支那之空軍已有六個部隊。此後尚須擴充之。

荷印的航空設施，在最近三年間，甚有急速的進步。已向美國定購戰鬥機多架，一面并增造練習機。荷印的空軍已有水上機，陸軍亦有航空部隊的組織，並領有三大飛機場，軍部并自設工廠以造飛機。

美合衆國亦對荷印供給軍用機，自一千九百三十三年到一千九百三十六年間約輸入三〇〇架，其中八十六架為美國所供給。到一千九百三十七年擴張空軍時輸入之二百十八架，其中有一百七十一架為美國所製，一百四十七架為荷蘭所製。在一千九百三十八年又購入一、二〇〇架，其中有千一百〇八架為美國所供給。

英國空軍在新加坡設有遠東部隊，該地為一偉大的海軍根據地，又兼為空軍根據地，此項空軍為英屬

殖民地中空軍中之最強有力者。

英國空軍因西部有印度之根據地，南有澳大利亞空軍，故甚鞏固。鑑於戰爭經過的實驗，英國空軍之作戰，逐漸增加其重要性。將來澳大利亞聯邦必成為新加坡空軍的根據地主要的後方生產地。

圍繞着南支那海的空軍根據地也同海軍根據地一樣，要一致團結，才能發揮其強大的防衛力。

迴避着「互相的諒解」——南支那海防衛之成功與否，在於共同作戰的効力，其中當以美國之軍隊作主力。

如此，則情報之交換及作戰之協力的必要性，甚為著重，但關於此等事項之聯絡，則又互相迴避之。

由地圖觀察而言，新加坡離荷印僅四小時之海路，空路僅四十分鐘，然而在一千九百四十年五月以前英荷兩國間的參謀機關，并不交換正式的情報。

美國之立場，更為微妙，美國艦隊至新加坡作親善的訪問，并受新加坡艦隊的答禮，然而負責的海軍將官僅裝癡作聾的閒談而已。

曾有研究遠東局勢者詢問一美國士官云：『關於馬尼刺及新加坡間的共同防衛，英美間成立了甚麼諒解？』但此士官僅報以驚訝之姿態。

此沉默不答之理由，在於美國人對於同盟國問題或有恐怖之原因，我國外交政策，須避免與英法并行之行動，然為保守吾人之立場，殊非共同行動不可，

~~~~~  
移到「動」的政策——世界之情態，於一年中忽起變化，吾人已不能以「靜」的政策以擁護吾人之權益，而須以「動」的政策對付之。如以「動」的政策適用於遠東及南支那海，則其後果將如何？

如大眾所知，我人所採躍進的遠東政策以前，須先撤廢排日法，然後能整備戰鬥，並洗淨吾人之良心，即可以表示吾人立場的變化，并不爲反日而出，吾人須改正過去的謬誤，並提倡道義，須先回復正當的立場。

第二要件爲打開對菲律賓的混沌局面，只要聲明今後二十五年內不容許菲律賓政治上及軍事上的獨立。同時并發表最高度的自治，并最大限度的防衛力的計劃，則必受菲人之熱烈的同情與援助。  
又須派遣充分的海軍力及空軍力，到達遠東，以表示我們的關心。

上述之階段，倘一一完成，美國則能對中日事變盡其心力，即能供給比從前數額較大的借款，及重要的軍需品。

~~~~~  
我們并非孤立無援——因爲法國的崩潰，以致對日柔和政策的主張，崛然而興，乃主張美國爲造戰車須舉行亞細亞之閱行 (Munich) 會議，又推斷美國只能坐觀日本進出於印度支那，並坐視日本對英國提出不遜的要求。

在事實上，日本南進所必須的軍需品，大部份全仰給於美國，故美國僅能保守本身之權益，而不遑他顧矣。

假使我人仍盲目的繼續供給軍需品於日本，吾人尚能保持自己之地步。

我們最大之危機。並非遠東的海戰，而為不戰即使日本敗退之理想，吾人在亞洲有偉大的將來，如吾人能防衛亞洲，則必成功。

我國國民將來所依賴之國境問題，吾人已喪失了萊因(Rine)及索美(Somme)之國境，亞洲雖然尚有國境，但是并不一定是完全和平的。

南支那海方面乃是我們白種人將來在亞洲的戰場。

白人在亞洲之將來